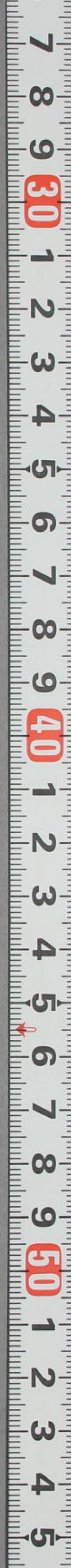




説

鈴

14
347
1



本朝名家雜著

說部全錄

內違禁書
幾種遵
旨確查原部
呈覽奉
憲刪毀

歷代說部各有成書唯本朝未見彙輯茲偶舉平昔知交投贈先公同好諸君子鄴架舊藏雲亭新著望祈郵賜以光雅集謹啟

說鈴序

莊子曰齊諧者志怪者也西京賦曰小說九百起自虞初蓋說家之書自周秦歷漢由來已舊後此作者紛如奇聞異見所傳無稽遂有好學深思之士匯而集之哀歲巨帙所傳唐語林集唐小說五十家今已不可見其灼灼昭人耳目者則陶南邨之說郛其最著者也若夫沈司空之朝野彙編陳仲醇之秋笈毛子晉之緯述叙

門呂
第347
卷41

書亦皆卓然可觀然予謂其書有可以作者有
可以無作者有必不可作者其可以作者以之
廣見聞紀風土補史乘資譚助者西京雜記東
京夢華李肇國史補程史蝦耕錄之類是也其
可以無作者不過恠異譎詭瑣屑鄙雜若洞冥
拾遺及夷堅志雲仙散錄之類是也其必不可
作者敗風俗淆是非甚至逞私怨而肆詆毀若
焚椒之穢褻湘山野錄之妄誕碧雲殿之誣謬

此則萬萬不可作者也收其可者芟其不可者
如冶者之鑄金匠者之入林或淘之或汰之或
採之或棄之而後稱為良冶為工師也子曰多
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蓋必多識而
後可以擇亦必能擇而後可以多識司馬遷作
史記皆採取春秋戰國世本然其傳燕太子丹
免寔本於當時燕丹子三篇而烏頭白馬生角
則以怪誕削之嗚呼亦可謂善擇者矣蓋漢吳

青壇先生之說鈴其深得此意也哉先生由館閣出為御史以言事不合家居先生慨然曰今之御史即古之柱下史也周時歲書於柱下故李伯陽為是官孔子從而問禮然則纂述者乃予職也於是廣蒐博覽葺成此書所收皆京圻典故殊鄉風俗辨證今古洞徹幽明實有裨益於世道非泛泛尋常之蒼萃矣夫人之為學有性命之學焉有見聞之學焉性命之學根也源

也見聞之學枝也流也寧有根不固源不長而能枝榮流遠者乎先生所著蓋十餘種若朱子論定文抄東軒晚語諸書皆性命之學其平居以經為太羹以史為折俎以諸子百家為醢醢說鈴一種特其昌歆羊棗之嗜耳楊子雲曰好說而不可見諸仲尼說鈴也先生取此以名其集夫豈過為自抑也哉亦欲折衷於聖人無忌多識善擇之訓也近代博物君子鹽官則有談冠

石吳江則有顧寧人武林則有吳志伊橋李則
有朱竹垞與先生羅列相望如五曜之經於天
五嶽之聳於地僕也何幸皆得與之游處口濡
目染已非一日然而聾者無與於樅鏞之聽瞽
者無當于黼黻之觀土木其形渾敦其知無論
不能條理始終勒成一書即欲其謏聞偶見附
於是書之末亦不可得桑榆景迫畧無成就手
是編也能不為之深悲而長嘆也哉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長夏吳興年家弟徐倬拜
撰時年八十有三

龍蜀餘聞

新城王士禛阮亭

分甘餘話

同上

安南雜記

暹羅李仙樵子靜

卷廡易記

晉陵周青原東明

筠廊偶筆

商丘宋 榮牧仲

金盞退食筆記

錢唐高士奇澹人

鹿溪西遊錄

塞北小抄

徐序

四

石吳江則有俞寧人武林則有吳志伊權李則
 有朱竹垞與先生羅列相望如五嶽之經於天
 五嶽之聳於地僕也何幸官得與之游處口濡
 目染已非一日然而聾者無與於樞鑰之聽聾
 者無當于黼黻之觀土木其形渾敦其知無論
 不能條理始終勤成一書即欲其諱聞偶見附
 錄執事八十有二三不可得桑榆景迫畧無成就手
 東照四十四年丁酉身衰吳興年宋弟然幹拜

說鈴目錄

前集

- 冬夜箋記
- 隴蜀餘聞
- 分甘餘話
- 安南雜記
- 遊雁蕩記
- 釣廊偶筆
- 金盞退食筆記
- 扈從西巡錄
- 塞北小抄

憲平玉崇簡敬哉

新城王士禎阮亭

同上

遂寧李仙根子靜

晉陵周清原蓉湖

商丘宋 犖牧仲

錢唐高士奇澹人

松亭行紀

天祿識餘

封長白山記

使琉球紀畧

閩小紀

滇行紀程

東還紀程

粵述

粵西遊記

滇黔紀游

京東考古錄

同上

遂安方象瑛渭仁

三韓張學禮立菴

櫟下周亮工櫟園

華亭許纘曾鶴沙

同上

黃山閔叙鶴瞿

平湖陸祚蕃武園

嘉善陳鼎子重

崑山顧炎武寧人

山東考士錄

救文格論

雜錄

匡廬紀遊

坤輿外紀

臺灣紀畧

臺灣雜記

安南紀遊

峒溪織志

泰山紀勝

同上

晉陵吳闡思道賢

極西南懷仁敦伯

莆田林謙光芝嶺

武進李麒光菴洲

晉江潘鼎珪子登

錢唐陸次雲雲士

曲阜孔貞瑄壁六

泰山

曲阜

剛毅

鍾

文南

晉

臺

先

臺

簡

與

林

五

西

殊

南

山東

顧

冬夜箋記

予不能飲酒冬夜篝燈翻閱卷籍日有課程猶然老書生也每當漏深兒輩侍坐間有談說兒或箋記之久而成帙人錄一冊藏之姑為識其歲時康熙四年乙巳之冬月也都人王崇簡識尹和靖嘗曰仁者公而已伊川云何謂也曰能好人能惡人朱子曰無妄是自然之誠不致是着力去做底又云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

程子曰聖人貴不處多貴人處少

楊龜山曰親程正叔論婦人不看成人以指掌儀死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明如何能說這儀話

或問朱子曰須得邵堯夫先知之術答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

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走明日晴後日雨又安能知耶
胡文定云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

朱子嘗言蔡神與所以敬其子者不干利祿而聞之以聖賢之學
其志識高遠非人所及若今世教子弟大率以取科第為上能及
此者鮮矣

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亦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灑掃應對之
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忠信今人自小即教做對稍大即教做虛
誕之文皆壞其性質

或問朱子曰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
白者教之如何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溫公家範亦好
朱子云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的樣子

天資不足為功惟矯惡為善矯情為勤方是為功

修身以寡過為功行己以恭儉為先

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為底事盡今做到聖賢止是恰好人不是過

外

朱子嘗歎敬字工夫之妙聖賢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
脩己以敬下而安人安人之道皆由於此

張子論鬼神為二氣之良能神者氣之伸陽之動也鬼者氣之屈
陰之靜也靜不能以不動動則萬物之所從生動不能以不靜靜
則萬物之所由復一往一復其機有不能自己者焉

皇極內篇以堯舜為天子之衰湯武為君臣之缺

先儒言日月光食亦為陰陽厄會於人事上必有災戾故聖人畏

之側身脩行庶幾可弭災戾也

朱子言陰陽播為五行五行中各有陰陽人之生隨遇其氣有得其清者有得其濁者貴賤壽夭皆然故有參差不齊如此

程子嘗言人之精明者能為厲鬼皇極不罪趙高太宗獨不罰武后耶此語誠足破人之惑

人之魄強者所記必多

先儒論祭祀只是要集自家精神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說得甚切實

物雖無情亦有理如舟只可行於水車只可行於陸

程子論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速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

朱子以道訓路大槩說人所共由之路里各有條理界辨

皇極經世言為治之道必通其變不可以膠柱猶夏之時不可為冬之令也

木之枝幹土石之所成所以不易葉花水火之所成故變而易也以物喜物以物怒物此發而中節者也

君子處畝畝則行畝畝之事處廟堂則行廟堂之事故無入不自得

仲弓可使南面可使從政也皇極經世所云極是今人皆以帝王言之豈有孔子以弟子可為帝王者乎

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然君子不可不慎獨隋煬帝召天下儒臣集東都於子思書學生與議論孔穎達為

冠年最少宿儒恥出其下陰境客到之難之得免

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凡得徐幹魯智阮瑀汝南應瑒東

平劉楨是為七子竹林七賢則魏康阮瞻山濤向秀藉元子咸王

戎劉伶

王維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

鄭康成云人子之身父母之身也身且不殺自有况敢有財帛乎

若父子異財互相假借則是有子富而父母貧者父母餓而子飽

者

司馬溫公曰婦者家之所由成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

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之患

庸有極乎

朱子說遷善改過是脩德要緊事

聖人教人詩書執禮獨不及易古先王造士亦只是詩書禮樂亦

不及易

太極二字朱子云極是道理之極至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

說得直捷

真西山云即吾心觀之方喜怒憂懼之未發時然一性而已無形

無象之中萬理畢見解所謂無極而左也

朱子又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說有中說無極而太極是就

無中說有

朱子說顏子不仕其樂顏子胸中自有幾地雖貧窶不以累其心

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其心說

東方之音在齒舌南方之音在唇舌西方之音在舌北方之音
在喉舌便於喉者不利於唇便於唇者不利於舌
祿有二時祿祭始祖與親廟而不及祧廟夫祿三年而祿合已毀
未毀之廟而祭於始祖之廟也
論古人當觀其大節處如此事以苟或有殺身成仁之美蘇子瞻
謂其才似子房道似伯夷實不可解
曹彬方大冬不修葺言塙壁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
梁松帝婿來候馬援獨拜床下援以松父友雖貴何得失其序不
答松由是恨之

唐文宗既有太子仇士良等廢之而立武宗武宗既有皇子諸宦
官廢之而立宣宗宣宗遣命立夔王王宗實等廢之而立懿宗中
人專權古今所無

漢宣時夏侯勝以尚書授太后勝卒太后為服五日以報師傅之

恩

班固著漢書二十餘年乃成

蘇子瞻自汝轉常受命於宋會神宗晏駕哭於宋南至揚州常人
為之買田書至子瞻作詩有開好語之句言者妄謂開諱而喜乞
加深譴幸詩刻石有時日朝廷知言者之妄逐之

法秀禪師嘗戒黃魯直作龍詞魯直以空中語非殺非偷不至墮
惡道秀曰君以邪言蕩人淫心使瑜禮越禁其罪豈止墮惡道而
已魯直由此不作

晉皇甫謐瓜果必進所後叔母

劉靜修元至元十九年羅承德即右贊善大夫教近侍子弟未幾以母疾歸嘗上書宰相云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樂之樂者是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勢理之必然亘萬古而不可易莊周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

史思明叛時衛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與插血赴行營討賊滑濮節度使許叔真表其忠皆補果毅

皇甫士安論葬送之制曰如今魂有知則人鬼異制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啟奸心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人子宜省此

唐司空圖自稱耐辱居士

元朱震亨嘗曰士苟精一藝以推及物之仁雖不仕於時猶仕也北齊杜弼常與邢邵共論名理邵以為人死還生恐是蛇足弼曰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而為有不以為疑因前生後何獨致怪後唐郭崇韜欲盡去宦官至扇馬亦不可騎

元郝經使宋被留十六年始還往之歲汴中射雁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疊臣有帛書後題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營新館漢蘇子卿雁帛書乃託言此却是實事

李抱真好方士悞信孫季真治丹服之當仙去季曰秦漢君不過

此我乃得之餌丹二萬九不能食益服三十九卒
陳後主年號正德明武宗亦號正德宋盜方臘年號永樂明成祖亦號永樂

宋制駙馬選尚者降其父為兄弟行出紀事本末
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夷齊其謚也始墨胎氏父曰初字子朝此出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
王莽時或言能飛一日千里輒試之取大鳥翮為兩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鈕飛數百步墜
竇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迨母卒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結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

石崇為荊州刺史劫遠使客商致富不貲

唐穆宗時內臣魏弘簡將引元稹而誦其詩於宮中稹以此取相

高力士嶺南酋長馮盎曾孫嶺南討擊使上二閣曰金剛曰力士中人高延福養為子故有其姓

宋時稱蔡京為公相因稱童貫為媼相

晉賈充妻郭槐性妬子黎民年三歲乳母抱之當閣黎民見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危私乳母鞭殺之黎民慙念發病而死後又生男過期復為乳母所抱充以手摩其頂郭疑乳母又殺之兒亦思慕而死充遂無後

虞世基與許敬宗父善心同為李密賊害封德彝嘗曰昔吾見世

基死世南匍匐請代善心死敬宗舞踊求生世為口實敬宗銜憤
至立德彞傳咸誣以惡

李林甫每奏請必先餽遺左右畧伺微旨以固恩位至饗夫御婢
皆所款厚

有比丘尼負道術於列室名桓溫竊窺之尼保身先以刀自破腹
次斷手足浴竟出溫問吉凶尼云若作天子當如是

王僧虔以善書見忌於宋武帝乃以秃筆自免

賈似道嗜寶玩群輩爭獻寶玉至於凡事似道之玉工以求進
李昇篡吳世子璉昇塔也宋齊立請絕其婚云非獨婦人有七
出夫有罪亦可出之世傳以為笑

北魏姓拓拔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

慕容其先名慕護跋者見燕步搖冠好之諸部因呼為步搖後訛
為慕容

元仁宗嘗曰儒者可尚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

程明道為鄆縣主簿南山僧舍傳有石佛首放光男女聚觀因語
其僧曰光見白吾職事不能任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
伊川衣雖緇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

伊川宿僧舍命移坐勿背塑像或問之答曰但具人形身便不當
慢

宋謝顯道嘗言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反第時
神宗晏駕哲宗嗣位如此等事甚不宜草草者却萬事真實有命
人力計較不得

司馬君實於獨樂園則依禮記衣深衣嘗謂邵丈夫可依此答曰
其為今人當服今人之衣君實歎其言合理
人告堯夫以修福答曰未嘗為不善告以禳災對曰未嘗妄祭
胡康侯為學官京師多勸之買妻事既集慨然曰吾親侍養千里
之外曾是以為急遽寢其議
昔吾友張受先未崇禎戊辰舉進士時習尚士人登第後多易號
娶妾故京師諺曰改箇號娶箇小時有勸受先娶妾者愴然曰甫
釋褐而即背糟糠吾不忍為也
陸九淵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
而賢不肖之辨畧

朱子言呂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飲食不如意便輒打破家事後

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閒看忽然覺得意思平了終身無暴
怒此可為變化氣質法

許仲平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家爭取咬而獨危坐或言世
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甲申流寇警迫士大夫多有憂色余同年孟進士章明獨怡然曰
天地逸我以死又何憂既而城破遂決歸曰言猶在耳而其人
已千古矣

昔大人脩兵靖邊盡瘁而卒治棺無從得佳木於王府獲三級勳
有兵巡道王四字若前定然

太夫人於大人亡後即食蔬衣鶴命服亦不服
室人梁夫人終身不以皂衣加吾衣於柩上

鷺聞晉中一宦族戒子孫不得放債歷世以良善聞放債取利固非士大夫所為况取償必致招怨良可為戒

論語緯子畏於匪非因貌類陽虎以陽虎家臣類高者去為孔子弟子造令御車而前故匡人疑之耳

黃梁傳奇託言盧生其事乃鍾離雲房點化呂洞賓洞賓遇雲房於長安酒肆同憩肆中雲房自起執炊洞賓忽欲昏睡枕案邊假寐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始自州縣小官權朝署由是臺諫翰苑歷諸清要升黜不一兩娶富貴家女婚嫁早畢孫甥振振簪笏滿門如此幾四十年前後獨相十年權勢熏炙忽被重罪流於嶺表一身子然窮苦憔悴立馬風雪中方此浩嘆恍然夢覺雲房在傍炊尚未熟笑曰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君知我夢耶

雲房曰子邈來之夢升沉變態榮悴多端五十年間一頃耳洞賓感悟歎願求度世法

陳希夷初生不能言至四五歲歲水濱有青衣媼置懷中乳之始能言

希夷嘗應士大夫曰優好之所勿久惡得志之地勿再往

丘處機語元太祖曰藥為草精為髓去髓添草譬如囊中貯金以全易鐵久之金盡請有者鐵耳夫何益哉

或問文益禪師十二時中何如行履即得與道相應答曰取捨之心成巧偽

地獄之說如洞賓所說最切人之性念於善則屬陽明其性入於輕清此天堂之階也念於惡則屬陰濁其性入於昏暗此地獄之

路也天堂地獄非果有主之者特由人心化成耳

左傳以晉趙莊姬為成公之女史記以莊姬為成公之姊

趙宣子驟諫晉靈公使賊之左氏曰鉏麇觸槐而死公羊曰勇士
刎頸而死

歐陽永叔言孝經一千九百三字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字孟子
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周易二萬四千一百七字尚書二萬五
千七百字詩三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字禮九萬九千一十字周禮
四萬五千八百六字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字準以
中人之資日讀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精鈍者減中人之半亦
九年可畢昔友人宋文玉少司空為給諫時曾於十三經分為段
落日讀幾行一年除歲時曠去以一人計之自十二三歲讀起至

十八九歲可讀畢惜其邑經兵燹遺書無存矣

管東溟著易論云五龍皆立於知進知退知存知亡知得知喪之
地而亢獨不然以進為正則不顧其退以存為正則不慮其亡其
進不思退存不思亡乃所以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非亢不
足以見聖人非聖人不能克然聖人固有畏亡時謂亢非龍而聖
人必無死地此後世間故無世之學術而非龍德也

東漢李洽言尚書經於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
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育萬物

梁蕭子顯著古今同姓名錄有九張良五韓信四王敦二王莽三
董卓其在隱顯間者無算自梁至今不知又增幾何矣

李君實太僕雜錄云周典詞千丈夫暮貞絮絮字乃推誠之謂即

大學絮矩之絮春會稽五石文云男女絮誠與嗣蓋取諸此
黃子久姓陸依常熱之黃遠易姓

河圖之如星點者為書圖形之祖後書之如字畫者為六書文字
之宗

禹貢八州皆有貢物冀州獨無冀即今之山西

今世女子初笄曰上頭花蓋夫人宮詞云年初十五最風流新賜
雲鬟使上頭如今娶新婦到門以穗藉地人轉接之使行其上白
樂天春深娶婦家詩云青衣轉穗褥錦繡一條斜古亦然矣
詩人多用遊莫字蓋俚語猶言儘教也

朱子云事至於過當便是偽

許魯齋云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己的由自

己的有義在不由自己的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

尹和靜曰君子之心不係於利害惟其是而已

張南軒曰易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所謂嚴者嚴其在我而已
伯兄總室張年甫二十而寡居生二女一適人俱天庶子不能存
活艱辛貧困志操不易迨及五十遭寇憂凍餒而死典例應建坊
以旌無由上聞遂爾湮沒世之孤寡而湮滅者不知幾何

昔大人於萬曆三十年間督餉連在三年節省餉銀二十七萬兩
擬陞卿寺固辭遂加二級以忝政務兵靖邊當時旨云量加二級
以示優異余為史官時預纂明實錄萬曆實錄中載此
外舅梁懸黎先生任山東藩長八月遷撫治鄖陽顯行受白庫有
餘銀八千兩應取先生不應吏復曰不取徒益後人答曰寧為後

人取吾不取也

吾家舊任阜城閩外一夕夫盜至付死化之業逾垣以避矣轉念恐生他變遂挺身見盜而五弟果為盜所害遂指所積令之攘取弟始得免

外舅梁公應澤撫治鄖陽嘗獲賊魁忠賢禮獲天下巡撫解不具疏建祠者即撫獨無

昔人為親求作誌銘必於能文而言可傳者初不論官之崇卑也如韓歐曾王及明之宋景濂歸震川王遠巖唐荆川諸集中其人以文傳者比比而世人寡識但藉顯貴不論其言足傳與否或假他人為之取見任官尊者以炫赫世俗不知轉瞬而已無聞矣程子云大夫以上無再娶禮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

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大夫以上自有嫡妾可以供祀禮所以不云再娶也

又云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可忽哉

司馬溫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為子必孝為臣必忠

朱子曰人倫不及師者朋友多而師少從其多者言之

尹和靖曰呂獻公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

晦庵嘗云道理妙處却在平易處

又嘗以讀書寧詳毋畧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遲毋速又云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

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

呂東萊曰後生學問聰明隨地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為可畏耳
許魯齋曰看史書當先看其人之大節然後看其細行善則效之
惡則以為戒焉所以為吾躬行之益徒記其事而誦其書非所謂
學也

朱子有言南北史除了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的小說
又云人家子弟若先看一部稽古錄便是一部古今在肚裏了
又云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却易為力舉業乃分外事到
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而已

或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朱子曰開開雅鳩出在何處

文字好用經語亦是一病老杜詩致遠思恐泥東坡直此詩到此
句云此詩不足為法

程子云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之為文者專務章
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

朱子曰楚些沈存中以此為咒語如今釋子念娑婆呵三合教而
巫人之禱亦此般此却說得好蓋今人只求之於雅而不求之於
俗故下一半都曉不得

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

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後世由此求之使
聖人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經定不作矣

許魯齋曰凡事排得着次第大而君臣父子小而鹽米細事總謂

之文以其合宜又謂之義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謂之道
宋王文正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富厚徒使爭
財為不義爾

文正初無姬侍上命其家直省官二人責限為之置妾仍賜銀三
千兩公雅不樂以難違旨遂聽之自是始棄

宰賈之為右丞時有僧及門曰君且相命左右引出曰此妄人也
今士大夫喜人媚已往往引納此輩為其所愚甚有罷官以
後輒向此輩求賜環之信豈不可笑何異馬上望三台星者乎

李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自淮南復相至德裕鎮淮南
復入相一如父之年

溫嶠鎮武昌見王敦畫像曰敦大逆宜加斬棺之戮未有受戮於
天子而圖形於壁下命削去之

西山碧雲寺元之碧雲庵元耶阿利吉所建明正德中內璫于經
拓之為寺而立塚域於後土人呼為于公寺嘉靖初于下獄死天
啟三年內璫魏忠賢重修亦立塚域其後崇禎初魏亦戮屍二璫
皆欲為立塚而皆不得其終豈名山有靈不為奸豎藏魄耶

皇壬康熙辛巳臺中神門張靜齋持疏請毀魏忠賢碑墓于古快
事疏錄於左

巡視西城江南道監察御史蔣一級等任

臣張瑗謹

題為逆惡之罪既已正典於前朝私豎之碑豈宜傳留於後世

臣等

乾剛勅毀以儆奸邪以垂鑒戒事竊惟建祠立廟刊碑題額乃
朝廷報功之盛典恭聞

皇上前歲

翠華南幸

勅修岳飛之墓

賜題于謙之碑誠以此二臣者忠貫日月義扶山河恐其歲月浸久埋荒烟而徒衰草也故特表而揚之以風示天下凡天下之抱負志節者無不感激涕零共仰我

皇上之彰善于前代如此其崇隆也夫善在必彰者則惡在所必

瘴臣奉

命巡城前往西山一帶查閱適見香山碧雲禪院俗呼于公寺寺後峻宇繚牆覆壓數里鬱蔥綿亘金碧輝煌疑是前代玉侯之寢宮詢之土人知為故明罪惡滔天桀屍身後迴瑞魏忠

賢之墓臣不勝駭異迫而視之見有宮碑二座屹然並立合

書欽差總督東廠官旗辦事掌惜薪司內府供用庫尚膳監

印務司禮監秉筆總督南海子提督保和等殿完吾魏公碑

忠賢之墓臣觀覽之頃輒為髮指夫魏忠賢者在故明天啟

時竊操國柄屠毒忠良惡貫滿盈一時群小皆出其門德碑

生祠我遍天下神人共憤直至崇禎初年罪惡發露潛行自

畫後乃集其尸于河間使快人心迄今公論在人而恨戮尸

不足以蔽厥辜人何可干

歲輔近地怨毒之積階越之制以欺壁山靈玷汚勝境且

使後代無知之聞者誇翫羨以為身雖遺顯戮于生前墓

猶留此觀于奕世何以徵巨慈昭大法哉尤可異者碑後刻

有孝官孝孫等六七十人姓名並不填寫年號使其造于故
明之日豈有顯達正路之說當敢于僭橫乃爾若造于我
朝鼎定之後則不書

昭代之年號尤屬狂悖不法在豎碑者皆喪心無知之徒不足深
罪其如隳遠通士庶之見聞何況當奉

旨勅修明史之時凡明季忠良被禍諸臣無不為之立傳表揚以

彰公道激傲

光天化日之下豈容奸孽黨羽大膽於天目無三尺一至于此
伏乞

皇上天威乾斷即

勅地方有司立仆其碑剗平其墓俾天下後世曉然知兇惡之徒

并不能保全墳塋于身後其于

聖明瘳惡之義不啻炳如日星嚴于斧鑕矣緣係條陳事理字多

逾格貼黃難盡未敢另繕如蒙 旨言不謬仰祈

皇上睿鑒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康熙四十年五月十三日題二十三日奉

旨魏忠賢碑墓著交與該城官員身設剗平該部知道

正統八年征也先陝西言尼甲為謀而死及英宗復辟乃建順天

保明寺祀尼肉身於中塔稱為皇姑寺

明永樂初以山東道御史文即不詳明名改為工科給事中又改

江西道御史汪俊民為刑科給事中

奏疏揭其要書於後謂已貼黃外封所書事日日月謂之引黃明

崇禎元年從蕭廷李受職... 要粘原本以進

考工記虞書... 補冬官則不可

蘭亭序石刻之在國... 者當以此為第一

李北海有兩雲麾碑... 四礎傳為萬曆末王京兆惟儉移去汴中

或以郭浩極諫得罪... 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王荆公素行節儉... 間豈務減裂

許魯齋曰夫月陰魄也... 可玩索

或問冠婚之禮... 俗語告之使之易曉

冠婚之禮古之所行曰禮也今者如物于厚所云孫昌胤
為子冠既成禮明日而歸其妻曰婦起蒸芻言於鄉士曰某子冠畢京
兆尹鄭叔則拂然處事也一何謂我卿廷中皆夫笑士大夫家
當從其禮之可行者且貴也其禮之舉不獨耗財亦且傷化如
喪葬之儀人子不忍命其親如非禮之舉不獨耗財亦且傷化如
都下俗尚延僧成作佛事或遠雇用執事走馬高橋烟火之類何
關於孝徒為有識者所笑
送終大事棺殮衣衾取其未骸而已何至數百兩治一棺甚有至
千兩者徒為售木者所挾使死者有知未必不恨
自黃鐘至仲呂皆下生自蕤賓至應鐘皆上生以上生下皆三生
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

程子曰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時之風氣不同故所處不得
不與古異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惟聖人作須有損益
每觀傳奇輒歎前賢父母妻妾為其潤亂如玉蓮王梅溪十朋之
女孫汝權梅溪之友梅溪劾史浩八罪汝權實慈惠之浩所切齒
遂妄作荆釵傳奇故謬其事以峻之如王魯少孤鞠於叔氏無子
以弟之子繹為後而傳奇則載其具慶生子事呂蒙正父龜圖多
內寵與妻劉不睦并蒙正出之頗論瑣寤之劉誓不復嫁及蒙正
登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極至傳奇乃以蒙正妻為其父所逐
更為潤亂
鷄口牛後古本乃鷄口牛後同義音義曰尸鷄中之主牛後牛子
也俗寫誤耳

李晟於正歲崔氏女婦家謀曰爾有家而姑在堂婦當治酒食且待賓客却之不得進

傳奇斃稱尉遲敬德救唐太宗於單雄信之危正史所載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充步騎萬餘卒圍之雄信引槊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槊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當建成元吉之變太宗馬逸入林下為木橫所絆墜不能起元吉遽至奪弓將扼之敬德躍馬叱之元吉步欲趨武德殿敬德追射殺之是敬德救太宗於瀕危者不止刺雄信也

淮南子云非淡薄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孔明以淡薄以明志寧靜以致遠二語著稱豈非言以人重耶

管東溟論詩鴛鴦章序曰刺幽王也古之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朱子直注云鴛鴦於飛則羣之羅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宜之矣若謂不取義之典既不取義矣又何興乎夫鴛鴦之惟畢羅此豈吉祥善事而以興主人之福祿乎此二章乃一正一反以為諷諫于飛則羣之羅之在梁刺我其左翼明勸者之有災靜者之無咎也所論甚覈可補朱注之闕

駱賓王上官婉兒身既見法仍詔撰吳集傳復命大臣作序解大紳言治曆用方向然神天德月德之類最不經但宜申民事之宜不必用建除之名所論甚正

元至正甲午歲節氣正月一日立春三月二日驚蟄三月三日清明四月四日立夏五月五日芒種六月六日小暑七月七日立秋

八月八日白露九月九日寒露十月十日立冬十一月十一日大雪十二月十二日小寒

明萬曆甲午歲中氣正月一日雨水二月二日春分三月三日穀雨四月四日小滿五月五日夏至六月六日大暑七月七日處暑八月八日秋分九月九日霜降十月十日小雪十一月十一日冬至十二月十二日大寒

蔡邕薦太尉董卓一表何異莽大夫美新

漢有兩張禹成帝時張禹字子文丞相安昌侯安帝時張禹字伯達太傅安鄉侯漢獻帝遣中郎將李固持節拜李傕為大司馬是又一李固

俗傳洞賓戲妓文白牡丹乃宋人顏洞賓非純陽也今人稱鍾離

雲房為漢鍾離不知鍾離為姓嘗自稱為天下卻散漢鍾離權誤

以漢字屬下關雲長公封漢壽亭侯本亭名漢壽今人稱壽亭侯

誤以漢字屬上康熙年間呂祖嘗於黃鶴樓降此曰世傳飛劍斬黃龍乃宋散仙顏洞賓也豈有上真而真偽不除

者乎可証白牡丹事

李君實太僕云世間唯財與色能耗人精氣速人死七而方士以

金銀可點化以濟世少女可採藥以長生既快嗜慾又得超昇撥

之天理人情恐無此大便宜事

嚴君平本姓莊姓漢顯帝諱改曰嚴索房本姓李推律應姓京

馬騾驢陽類起則先牛牛駝陰類起則先後

牛牢字君直為光武布衣交即位稱疾不至下詔州郡就家存問

不答當時光武故交不獨子陵也

東坡祖名序故為人作序皆作叙字

鄧康節居洛宅契司馬溫公戶名園契富鄭公戶名莊契王郎中戶名王不知何名亦元祐間人

漢慶虬之作清思賦人不知貴託以相知所作遂見重於世

呂新吾坤三年之喪解喪者親始死之日也十三月再見親死之日也謂之小祥尚在吉凶之界二十五月三見親死之日矣謂之大祥殆變凶而從吉是月也有餘哀又一月為中月乃行禫自二十五月已屬餘哀二十六月已無餘哀先王制禮雖聖人不敢過也世有執喪三十六個月者是不明喪之一字也或問不計閏何曰計閏則短一月不見三年之喪矣故不計閏非謂以厚為道也顧起元論期功之喪曰前輩士大夫有期之喪猶著齊衰見客其

後或有期功服者鮮衣盛飾無異平時世俗安之恬不為怪昔晉人放曠禮法之外其時陳壽居喪使婢丸藥坐廢謝安石期功不廢絲竹人猶非之視今日當何如哉

宣德癸丑會試值致仕大學士黃淮謝恩至京即用為主考

林韞撥鐙之法按撥者筆管著中指名指尖圓活易轉動也鐙者馬鐙也筆管直則虎口間如馬鐙也足踏馬鐙淺則易出入手執筆管淺則易撥動

石鼓在太學列廟門廳下其文為章十摠六百五十七言可摸索者僅三十餘字鼓旁刻宋潘迪音訓一碑

刻書列卷評校定姓氏無論曾否與知並未相識之人凡海內紳士知名者盡行開列云藉以通殺氣妄為攀援可恥實甚近且以

名挂其中而沾禍者恬不知省須當痛絕

王敬臣字少陽嘗曰學者不可標立門戶門戶若立增長言詮為弊滋大

馮子咸字受甫臨朐人或問為學曰須剛須恒不剛不決不恒不久問敬曰惺惺之為敬檢束非敬也問廉曰靜則廉問應事曰凡事歸之當然欲高人則害本體問處人曰和氣誠心不可出理之外

昔見先輩往來名利親戚寫眷世交寫通家同年子弟寫年家無濫用者自明末尚穀氣遠在千里曾無半面稱社稷盟相沿可笑今則改而為同學近且無論曾有無科第舉寫年家畧不知慚侯景以夏侯譖為長史譖遂去夏稱侯託為族子

南漢以宦官龔澄樞為內太師凡群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求進者

宋仁宗以天書殉葬真宗山陵千古恰當事

漢哀欲重董賢遂升大司馬於大司徒司空之上

宋世累遭相禍至垂盡之時尚有一陳宜中可慨也夫

詩閔宮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言奚斯作新廟耳而班固謂魯頌為奚斯所作何其謬哉

蘇武子元以與上官安有謀坐死後宣帝問左右武出使久豈有子乎武因白前還時曾產子通國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帝許焉馬光入相薦劉安世為秘書省正字謂之曰知所以相薦乎安世曰僕從公遊焉矣光曰非也光居閒足下持節問訊不絕光位

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所以相薦也

蘇子瞻平生寢卧時已就枕則安不復翻動

王安石嘗侍賞花釣魚宴饗食釣餌已悟而盡食之仁宗以其不情遂非惡之

范鎮與歐陽修雅相善及議濮王追崇事忤修意修乘間為帝言鎮以周公待琦則是以孺子待陛下也鎮坐是出知陳州

崔與之父嘗曰不為良相則為良醫

范忠宣嘗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

范忠宣罷相與伊川相見責以某事合言何為不言如是數四忠宣但稱謝他日伊川偶見宣忠劄于一篋凡伊川所力言者皆已

先言之矣但不與伊川辨一詞惟謝罪耳

范忠宣嘗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又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張侍讀瓌曰杜祁公之好施人所能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

祁公家居出入從者十許人或勸為居士服答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

祁公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己當履中道不宜矯飾過當則近乎偽

韓魏公與文正公議西事不令文正徑拂衣去魏公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和氣滿面文正意亦解只此一把

予間消融幾許異同所以能當大事者正在此也
魏公知歐陽文忠公以文言大繁皆非孔子所作乃當時易師為
之耳心知其非然未嘗與辨但對歐公終身不言易也
吳澄云周後漢初儒流之學率是口耳授受故凡有文辭可記誦
者有傳而無文辭不可記誦者無傳五經皆存而獨樂之一經亡
三百五篇詩皆存而獨筆詩之六篇亡蓋以無文辭非可記誦故
也
明朱通叅廷益嘗曰問學之功祇在人事上體貼磨煉又曰天下
變有不常吾心常有不變

近見永年申處士涵光荆園小語多可銘戒如云每怪世人極贊
金瓶梅萃畫人情有似史記果爾何不直讀史記家有幼學尤不
可不直
又云賭博乃市井事士大夫往往好之至近日南之馬市北之瀨
江牌窮日累夜若痴若狂問之皆云極有趣吾第見甚廢時夫事
勞精耗財每一場畢冒熱目昏體倦不知其趣安在也

鉛山費元年字熙之官僕卿近養講學都門招致對曰吾志在
實行不願多言

杜偉明萬曆時仕工部即嘗言有為道德道德亦名利無心於
名利名利皆道德學者尊為靜臺先生吳松人字道升
蘇子瞻與李方叔書云若進退之際不慈慎靜則於定命不能有
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

城隍之名見於易若廟祀則莫究其始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

始為堵注伊耆也蓋堵登八神木庸居七木則隍也庸則城也此正祭城隍之始
封典有再醮不受封之典制蓋為妻非為母也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定凡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曾犯姦盜除名等罪及例所封妻不是以禮娶到正室或係再醮優婢妾并不許申請其昭然如此乃有以母係再醮不請封者殊失考

明頒曆舊制在十一月朔成化十五年是日冬至改於十月朔後隨因之

朱晦庵云舊見徐端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有文章只有個城字換字法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只稱湖此城字法也不然則稱雲上此換字法也今人於官名地名樂用前代名目以為古將一代制

度驪字皆溷亂不可曉亦是一弊

世言寇萊公奢侈歿後子孫行丐海上考之史公實無子

安祿山平陷賊官六等定罪祿山所署河南張萬頃在賊中能保庇百姓不坐

明張庶常溥曰寇準奏朱能天書得喪交懷大賢易慮不坐無術此其大者恐當年先為瘦笑矣

王炎澤為人後田廬俾畫有之澤曰夫為人後者責能紹先業耳田廬非所計也

錢塘洪有信初名洪武忘者上書言其名犯年號高帝曰此朕與之兆耳御書有恒易之其孫襄惠公鍾官至官保刑部尚書兼都御史

陽明云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聖人何苦為此艱深
隱晦之詞

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思之何益

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教聞也此說方是

學者問陽明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哀哭時此樂還在否先

生曰須是大哀一番了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即是

樂也

陽明先生云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
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所不能知者以為學無乃失其所以希

聖之方歟

左丘明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出鄧著作名世姓氏

書

唐許公蘇瓌卒制起復其子頴為工部侍郎頴固辭睿宗使李日

知諭旨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能發言乃聽其終制

徐中山第三女名妙秀當靖難時金川門失守宮中火起傳言駕

崩女憤痛曰當御正殿以俟之奈何出此歎日不食迨其姊仁孝

后歿永樂聞其美而賢具玉幣聘之佯病面壁卧不起

陽明云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後世語矣聖人何苦為此難
隱晦之詞

處朋友務相下則得五相上則損

以近承遠聞其美不實具五拂鄭之評詠而疑懼不決

蘇文蔚蘇曰當憐五穀以新之奈何治此幾日不食其秋子李

翁中山策三女各姓齊當龍驤神金川門夫在宮中大味語言驚

味能言日味雖泰曰引其哀楚不論幾言以蘇其幾味

蘇惜小穉與卒排缺財其子既為工惟於竹版固籍容宗對李日

書

去立即蓋本立執不即各與春妹休不立乃出燈善於各母教乃

望之衣濕汲汲馬求知聖人所不能知者以為學無乃大其所以

隴蜀餘聞

濟南王士禎胎上著

定州阿六祖師者不知所從來駐錫上生寺一日口唱叱叱騎牆

壁一堵倏然上昇高數十尺舉手謝鄉人曰好住持見者皆禮拜

頃之漸入雲際而致

綿山有神林介子推祠其林樹極鬱茂然皆半榮半枯蓋文公焚

林之地祠中有牡丹一叢不知年歲花開最盛色紅紫獨一株白

花歲無定處或密識之明年輒易其地人以為神

劉以平字近塘衛氏人諸生時夢入宮殿中有王者命坐對奕人

至一所石門上懸聯句云鸚鵡能迴千載夢麒麟空卧萬年秋不

解所謂既登進士為路府王官王敬禮如賓師遷庚酉行太僕寺

隴蜀餘聞

卿過武嬰墓墓上石刻一聯即夢中所見也○以平初聘邑閨處
士長女未娶而女病廢及婚乃以次女行合卷之久以平疑其無
病容詰之媒以實告以平悵然曰吾聘者病女也棄之不義且恐
速其死然次女已歸吾家無復還理即室吾弟以寬可也更迎病
女女果泣涕求死親迎後病遂愈兄弟同日畢姻後登萬曆庚辰
進士
猗氏人原良相者性愿謹明末為倉老人受郭某交代皆平斛及
役滿而代之者荆其也其人狡黠故尖其斛折數多良相夜寢倉
中拜禱于神夜分忽有紅光見東南隅聽聞空中擲米聲覺米大
充溢漸逼卧處質明則倉廩悉滿縣令聞之往驗溢米六十餘石
人以為忠厚之報云

康熙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午時潼關南城外忽有黑雲一片滄
然而作俄大雨如注水憑城而入漂沒公私廨舍男女死者二千
三百八十五人族弟勿華_旦給諫有詩紀異三十三年與安州江
漲入城亦與此變相似

爾雅釋山云河南華郭璞曰華陰山又云河西嶽郭曰吳棫是以
華為中嶽吳為西嶽也下又云河東岱河北恒河南衡又云山大
而高崧山小而高岑崧與岑對舉非嵩山也是五嶽關內有其二
而無嵩山矣然末又云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恒
山為北嶽嵩山為中嶽郭曰太室山也則又有嵩山而無吳山有
霍山而無衡山與前大相刺謬不可解也

華山谷口玉泉院希夷洞側有大石玉泉環流其下上鑄山蓀亭

三大字有樹四株名無憂樹

明初無壞禪師者西域人與秦愍王有宿緣卓錫黔川南普光寺
夜擊木魚聲達王宮王異之遂往見師與語恍然悟前生事命席
禮師師攜石甌炊餅石餅煮水飲食王從者千人皆遍後示寂又
有一西域僧貌絕類師來遊于此踪跡詭異或飲食無筭或累日
不食飲之酒數斗不醉或自遺矢取雜鉢中并食之一居士欲從
之遊師指矢令食有難色師笑舍之去後所遺矢處輒生白蓮華
人謂是無壞化身遊戲

周樂園侍郎

亮

有詩云花寒今日酒冷古重陽唐文宗開成元

年歸融為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有司供張事繁又偏上巳曲江
賜宴請改日上巳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不失重陽之意可以

十三日作上巳周詩此事而語甚工

長安薦福寺塔名小雁塔唐時凡十五級嘉靖乙卯地震裂為
二及癸亥地震復合填堊之變王輔臣叛據平涼塔忽中裂亂平
塔復如故

蒲城士人簡某家有牛在廄下忽生銀翳一股其端有孔製之則
牛負痛醫不識其何症事在明萬曆丙辰
興平古廢丘地項羽封章邯為雍王都此萬曆四十三年土人於
地中得一金印龜紐方寸許大曰雍王章邯印

吳山為西鎮在隴州南七十里水經注以為即古之岍山

爾雅為
岍西鎮

岍雅以華山為中按隴志岍山在州西四十里舊汧源縣汧水所
出禹貢導汧及岐是也則吳與岍自是兩山鄙注未詳也

吳岳碑自首至座凡七段胡皇八分書時日變三字發三驛刻
工亦然為策施所焚核剝僅可辨見雲壤錄

吳山縣故城今為縣頭鎮本漢陶康縣也元知縣丁芾有十詩似

姚合武功縣作而人無知者予語州守族好鶴孟津大刻之石今

錄其半云瀟灑吳山縣周鬱遠四維官界新令尹邑古舊陶康趣

有陶彭澤才非陸後儀折腰身體重歎兩相宜○瀟灑吳山縣

居民近百家孤城連車起小市林溪斜土潤宜栽竹泉甘好試茶

公餘無一事何處息紛華○瀟灑吳山縣巖居共幾層風清開遠

笛月黑見孤燈酒釀南溪水琴邀北閣僧城隅修檻穩街退晚來

凭○瀟灑吳山縣庭虛夏亦涼奇雲藏峻岳木葉暗稠桑種稻連

荆箔分泉過石堂不知閑塞近風物滿西鄉○瀟灑吳山縣雲峯

信有餘地偏長異虎水急不生魚夢去游卿國愁來厭簿書拂衣

空有願何日賦歸與

寶鷄縣北二里蟠龍山有故相國少傅党公崇雅別業公好蔣花竹

一日有樵人獻牡丹一枝色如墨四邊作金線界道云得之棧中

令人踪跡之不復見矣

鳳縣三絕手柳酒今金絲柳舊有之宋元豐中嘗取百株植禁中

紫栢山在柴關嶺之南相傳禹侯辟穀於此下有留侯祠有峨眉

僧居山巔丈室獨坐數十年蛇虎皆馴伏今九十有六尚無恙洋

子房山亦云辟穀處

明正德十五年洋縣淑溪麓白鹿一項有銅牌上有鐫刻皆浸滅

惟唐字可辨

唐武后生于利州今廣元縣也縣西南北上有皇澤寺則天石像尚存乃是一比丘尼

劍州南武連驛武連廢縣也本名武功郭璞識記云縣路翠武功貴縣路青武功榮宋慶元丁巳縣令何瑛治路種松刻石紀之名種松碑今碑尚完好與顏忠烈公榜書遺逸樓大字皆在驛北覺苑寺元人王惠魏文貞公書院記刻碑陰文貞生於此白芨花白色五瓣瓣中有苞白質紫點內吐黃鬚極可玩武連梓潼間山谷多有之予嘗喜陳白沙詩嘗到廬窮處山山枳殼花楊夢山詩常記任家亭子上連翹花發共銜杯皆未經前人道及因得絕句云西風盡日濛濛雨開徧空山白芨花

崇禎末梓潼縣龍江寺僧晨起汲水見霞光燭天潛伺之小頃有

麟浮出潼水踰時乃隱未幾蜀有逆獻之亂則麟出果非休徵也知慧菩薩明梓潼人周曉師女生不茹葷好誦梵典年十九絕粒食惟餐栢葉成化五年促父母送往江村口白馬寺樓伽趺而化今肉身存焉又裴氏女者父應舉細民也幼好跌坐食栢葉天啟中年十三坐化縣人建刹奉之屢現五色光云

綿州水陸院瀕溪有石龜每夕北斗見時視之正在其首斗柄雖轉而星影常然

涪江沿岸多民田每秋夏潦水逆流魚隨水上食禾稼民甚病之忽有道人於江上鯉魚橋鑿一又一網狀魚集灘下不敢上漁人利焉後橋圯魚復大上

綿州龍會觀弘治間居人廖天惠者募工蓋壁版已施膠粉偶以

事去旬月不至每夜靜聞殿山有聲簌簌然此上未起視盡已就
矣妙跡天成莫測起止至今尚存

綿州東涪水安昌水合處匯為芙蓉溪即杜子美所云東津觀打
魚地今有漁父村相傳漢涪翁所居

羅江廢縣南落鳳坡有漢龍鳳二公祠祀武侯龐士元遂獻之亂
其部將張可望燬之夜夢士元為厲懼而新之壯麗倍往日王屏
藩亂蜀祠復燬今惟一石狻猊尚在士元墓在鹿頭山

顛和尚者長安人蹤跡詭異蜀臬某迎之成都禮拜甚恭而往往
面斥之言無忌憚嘗食犬肉帽簷插花一枝引羣丐遊行市中入
昭覺見雪丈禪師詆嘲不屑禪師頗敬憚馬一旦騎馬出城數里
語殿吏曰吾歸矣經舍騎徒步去臬追驢不受往來秦蜀棧中所

至輒畫達磨像施人歸至長安數日遂坐化人言是初祖遊戲震
旦耳

康熙壬子入蜀過新都縣假館楊升菴先生故第瓦礫之間有二
桂樹尚存丙子再入蜀詢先生第已為尉署訊二桂樹猶在為之
感嘆得簡紹芳所著年譜讀之先生以嘉靖甲申遣戍永昌衛初
至滇病憊方就醫而巡撫黃衷力促之去賴巡按御史郭楠清軍
御史江良材營護不死其後七十二歲歸蜀嚴檄催赴戍所遂以
是年己未卒于滇則巡撫游居敬也郭楠旋上疏請宥議禮諸臣
下獄君子小人其用心不同如此

蜀門人陳汝明輔功云成都某縣山中有一僧卧石穴中二十餘
年不起亦不飲食當卧處痕跡宛然山中樵牧習見就問之亦不

答一日有士子于山中遇髻道人云此山有六祖應化知不士子
即請僧禮拜云師六祖耶久之張目曰莫信髻道人亂道明日再
過之不復見矣

故蜀王宮王衍宣華苑也今為貢院正殿基即摩訶池

百花潭有巨石三水流其中汲之煎茶清冽異他水

蒙山在名山縣西十五里有五峯最高者曰上清峯其巔一石大
如數間屋有茶七株生石上無縫罅云是甘露大師手植每茶時
葉生智炬寺僧報有司往視籍記葉之多少采製才得數錢許明
時貢京師僅一錢有奇環石別有數十株曰陪茶則供藩府諸司
而已其旁有泉恒用石覆之味清妙在惠泉之上

成都有換色芙蓉開時顏色日數變易日初出作澹紅色日中猩

紅日晡純白

成都號龜城父老言東門外江岸間有巨龜大如夏屋不易出出
則有龜千百隨之康熙癸丑滇藩未作逆曾一見之

杜宇籠靈冢皆在邛二冢對峙籠靈墓入淨林寺寺僧夷為臺觀

惟杜宇墓在今閬中重山亦有籠靈墓

黃連蛇甚小產雅州恒食黃連編體作黃金色宋人省齋曰官分

巡川南道曾貽予一枚又有黃連雞大如鴿色黃白食黃連葉人

罕捕之

嘉州有月竹每月輒生筍蜀又有竹蜂好于野竹上結房蜂與窠
并紺色一名終方言曰筍師一曰留師

正德間灌口朝天寺僧于土中得斷碣上有詩二句云天孫縱有

閑鍼線雞繡西川百里圖餘到落不可辨
巴賈出小駟其最駛駿者名夾山馬

嘉州有花名鷲毛玉鳳花如翦絨狀似茉莉大如碗香亦類之
蝎子草即杜詩所云其毒甚蜂蠆者吳若注藝草是也一名山非
觸之如蠶尾之螫人令城郭彌望皆是又有螟子者蚊蠅之屬元
微之螟子詩序云黑而小不礙紗縠夜伏晝飛留人成瘡秋夏不
愈膏楸葉傳之則差聞柏烟麝香即去此二物皆蜀地之最可憎
者

邛州盤陀山下一石佛有唐時錫吳師及郭汾陽師六字
劉道貞字墨仙邛人名士也明末起兵討張獻忠不克病卒于軍
妻子皆遇害其子睽度妻馮氏詩甚清婉有春日即事云閑步小

橋東黃鶯處處啼梨花風雨後人在綠楊中

天啟中邛州有老僧結茅山中戒律清苦一日忽菴上現彩雲雲
中有鉢盂狀因掘其下得金鉢孟州人為建寺曰金鉢寺
成都東門內大慈寺有唐肅宗御書賜額蜀金堂令張續題詩有
牆頭細雨垂纖草水面回風聚落花之句王衍與徐太后遊寺見
之給筆札令進詩三百首又東坡有與子由大慈寺觀虛楞伽畫
蘇留題令畫

汪光翰字文卿婺源人幼涉書史知大義明崇禎末景陵胡恒官
川南道光翰為幕客恒駐節邛州逆獻陷成都分兵徇邛恒命光
翰出調兵并徵寧越守備楊起泰將兵援邛未至而城陷恒與其
子士驊戰死闔門百口皆遇害惟士驊妻朱氏洎幼子城生得脫

匡民間隨士驛母舅陳君美者轉徙榮經縣降賊武大定駐嘉州
聞朱有殊色劫致之朱勞而毀容以克堅操撫孤光翰聞爨探
中得朱氏母子所在事之甚謹值劍南大饑斗米十金光翰不避
刀俎多方保護之母子乃得全自是或服賈或課蒙或為僧獲稍
贏餘以給饘粥二十餘年不倦朱教子極嚴峨生亦讀書知自奮
能文章矣蜀平峽路通光翰乃躬送朱氏母子歸景陵于是楚蜀
人莫不高朱氏之節誦光翰之義以為忠臣孝子之報云是時從
胡公死義者有夫人樊氏成氏馮氏之驛妾周氏僕京兒弩來婢
二女凡七人又有鍾之綬者字楷士亦景陵人從胡入蜀遊荻眉
遂不歸聞胡公父子殉義乃自瓦屋山至榮經與光翰同撫孤兒
歷八年所入滇至昆陽死時有李華者黎州人年八十矣倡義拒

賊戰雅州兵敗死之

馬京及弟亭黎州宣慰司土官與賊相持兩載兵敗死楊之明洞
門天全招討使司土官亦倡義討賊戰死

李君實云髹剔銀銅雕鈿諸器滇南者最佳蓋唐時閣羅鳳犯蜀
俘其巧匠三十六行以歸故至今擅之大抵蜀匠最巧不但錦機
紙局冶鑄扇製而已予再使蜀成都居人雖視壬子為多然率秦
楚賈人耳土著什不得一至于錦扇等製均之皆懵然不知况其
遺法耶

成都北郭外昭覺寺佛果圓悟禪師道場也又有李時澤者遂寧
人為僧亦名圓悟善畫學武洞清羅漢亦住昭覺大殿成畫十六
羅漢及文殊普賢藥師菩薩等像于壁見蜀中畫苑

宋文憲公廉墓在成都東門外六七里淨居寺文殊殿後墓皆甃
甃甃成高如連阜其上修竹成林殿外二華表尚在北為明月池
清風亭文殊殿即宋方二公祠也今惟文憲像存
薛濤井在萬里橋西錦江之陰明時蜀王府作亭其上闌楯護之
每以三月三日汲水造牋二十四幅以十六幅進御餘不盡以上
已造也今其法亦不傳井旁一石盆猶在中刻鏤花鳥極工
李衛公籌邊樓在保縣城市中樓凡二層每層高二丈許其梁柱
皆當時故物保與松維相連唐廣德三年吐蕃陷松維保三城即
其地地界雪山明末逆獻亂蜀不至其處樓故不燬門人知保縣
事高崇巖說成都亦有籌邊樓
建昌衛以南其俗人病將死輒昇置山林中往往變為虎地與雲

南武定府相接
大雅堂在丹稜縣南三里宋人楊素請黃山谷書杜蜀中全詩刻
石作堂貯之山谷為之記見豫章集明弘治丁巳巡按御史榮華
重新祠宇立像勒石知縣事江謙春秋率紳士往祭焉自後遂為
故事蜀亂後祭廢
成都府署有吳道子畫龜蛇碑每端午輒有龜蛇聚碑下至屋瓦
庭樹皆滿麻城人梅訓中為守厭之鑿其目自後遂少其墨榻上
方押成都府印可以鎮辟邪崇治瘧亦驗
府署有木槿一株治癘最效所謂川槿惟此為最梅守厭索之者
眾以湯澆之遂枯
松潘建昌諸蠻所居皆累石為之高者至八九層人居其上牛豕

居其下名曰碉樓九州記云邛州沈黎縣即武侯征羗之路每十里作一石樓今鼓聲相應今夷人放之所居悉以石為樓此碉樓之始
打箭爐在建昌西南地與番蠻喇嘛相接與雅州榮經名山亦近江南江西湖廣等茶商利彝貨多往焉其俗女子不嫁輒招中國商人與之通謂之打沙鴉或作卜凡商人與番蠻交易則此輩主之商人流宕其地多不思歸生女更為沙鴉其衣如舞衣一稱有直錢二下萬者康熙丙子春命郎中金圖等勘正地界至其處金為予兵部舊屬云路極險惡視棧道如康莊矣
自劍州巴南盡梓潼縣界古柏千株皆大數十圍形狀詭異有一株根裂為二巨石負之如鼻屬之狀又有一根而三四幹者高皆

入雲蜀道奇觀也是正德中劍州守李壁所植

重慶府有紅茉莉與白者香無差別嘉州海棠有香成都有金絲海棠深黃色狀與海棠不甚類亦有素馨至於梅桂皆有之蜀人不知貴重往往樵蘇供費惟芭蕉家家院落皆植之

蜀禪教皆祖破山禪師梁山人天童悟法嗣第二人也其弟子大雪禪師內江人演化于成都昭覺寺門徒甚盛康熙丙子五月至蜀訪之則示寂半載矣年八十餘今住持弟子佛寃禪師即其姪蜀金堂縣三學山有古樹三四株不記年代每春月其葉夜輒有光如炬遠近數百里以為佛光皆襄糧往觀
獻賊亂蜀追尊梓潼神為太祖高皇帝重修七曲山神祠又建壯繆侯祠于其東皆極麗獻賊嘗賦詩于此使其為官屬嚴錫命

等皆知立成稍遲輒殺之其詩刻石置祠八卦亭知縣王維坤長
人順治辛 碎之

西番彝人每歲春月輒攜家禮峨嵋謂普賢為姑娘頂禮瞻戀或
至流涕其可笑如此

眉州中巖有諾俱羅尊者遺跡按雁宕山有尊者肉身像十八應
真惟尊者在震旦灼然可考

蜀多虎滇之大理多龍粵西多鳳凰峒中蠻女往往緝以為裘甚
麗南恩州人或截取其鬚為杯曰鳳凰杯

貌貅產峨嵋自木皮殿以上林木間有之形類犬黃質白章龐贅
遲鈍見人不驚群犬常侮之其聲似念陀佛非猛獸也予按毛詩

陸疏云貌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遼東人謂之白熊

與此差異

角端產瓦屋山不傷人惟食虎豹山僧恒養之以資衛護按中華
古今注渠搜國獻獸犬能飛食虎豹

寧羗州嶠冢山下有大禹廟僅存茅茨一間有嘉靖二十二年重
修祠記碑監察御史閻中舒鵬翼撰文頗條暢惜其將泐錄於左

方云當堯之時洪水滔天民遭陷溺茹毛飲血厥食維艱堯有憂
馬舉禹治之俾繩鯀業禹自冀州梁岐岳陽覃懷至於衡漳又自

積石龍門壺口雷首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又自嶠冢荆山內方大
別衡山敷淺雲夢至于彭蠡蓋不敢墮塞汨亂以取震怒故浩浩

湯湯東注江海禹可謂智矣禹傷先人鯀以功不成坐誅殛手足
胼胝居外十三年過門不入生啟不得子惡衣菲食陸行乘車水

行乘船泥行乘橈山行乘轎日孳孳排決瘠淪弗遑寧處禹可謂
孝矣方其隨山槩木鬼神龍蛇護惜巢穴作為妖怪風沙晝暝迷
失道路禹廼仰空咨嗟俄見上帝授以太上呼召萬靈之書且令
其臣狂章虞餘黃龐大費庚辰童律為之助由是能呼吸風雲役
使神物竟得開鑿之志禹可謂神矣四隩既宅九州攸同棄得以
播百穀契得以敷五教垂得以司百工皋陶得以明五刑伯夷得
以典三禮后夔得以正五音龍得以主賓客任土作貢勞而不伐
禹可謂功矣是故天錫洪範舜禪帝位致彝倫之攸敘會諸侯于
塗山而下民底定萬世允賴孔子曰禹盡力乎溝洫吾無間然矣
劉定公曰洪水橫流微禹吾其魚乎嗚呼禹之功史雖載之而不
知其由于孝禹之智人能言之而不知其由於神今智與神謂之

聖合功與孝謂之德德且聖庶幾其記禹哉復作九歌俾上人誦
之以侑饗祀歌曰洛水做堯兮汎濫國中四岳薦禹兮俾為司空
禹治水兮注之東○力拯橫流兮為民粒食言乘四載兮勞身焦
思克蓋前愆兮萬世之利○聲為律兮身為度其言可信兮其仁
可附庶士交正兮底慎財賦○不自滿假兮拜昌言聲教訖兮奠
黎元水土平兮生齒繁○洛出書兮錫九疇通九道兮開九州童
壘穆穆兮六府孔修○娶塗山兮辛壬啟呱呱兮何心荒度土功
兮五服弼成○膺曆教兮帝命赫泣罪人兮痛自責舞干羽兮有
苗格○輯五瑞兮建皇極朝玉帛兮會萬國戮防風兮明黜陟○
宅百揆兮股肱良敷文明兮庶事康于堯舜兮大耿光
東粵鸚鵡自洋舶來有數種予使廣州時所見有純赤者毛羽鮮

妍類猩紅翦絨之狀又一種純赤惟兩翅綠如翠鳥又有五色者紅黃白綠碧皆具尤珍麗每一隻索直至二十四金其純白者首有黃冠名秦吉了別自一種予官廣陵時曾畜之在蜀惟于德陽落鳳坡見之皆尋常隴產綠衣耳

漢中風俗尚白男子婦女皆以白布裹頭或用黃絹而加白帕其上昔人謂為諸葛武侯帶孝後遂不除漢中滕太守嚴其禁十年來漸以衰止然西鳳諸府風俗皆然而華州渭南等處尤甚凡元旦吉禮必用素冠白衣相賀則為武侯之說非也

顧華玉璘云武侯兵書匣在定軍山上壁立萬仞非人跡可到余兩經其地初視匣其色淡紅後則鮮明若更新者殆不可曉按三峽中亦有兵書峽傳為武侯藏書之地大抵秦楚巴蜀間人思侯

德輒舉名蹟傳會之不須辨其真偽也

武侯與張裔書去婦不顧門委非不入園似漢魏樂府

辰沅道中緣江皆峭壁高可百丈避兵者以修綆繫腰從山巔縱下距江面數十丈許度火攻弩箭皆不可到處于壁上鑿孔以巨木橫貫之即於此木之上縱橫間架欄楯輻葛飛簷承雷房廊四起隣里交通殆成阡術從江中逆數而上正得八十三層最上層距山巔亦數十丈虛無縹緲雖海市蜃樓無以加也又邠州燈山居民數百家亦類此但不臨江耳

趙岫字子函一字屏國藍屋人萬曆己酉舉人家有傲山樓藏書萬卷所居近周秦漢唐故都古金石名書多在時誇一驢挂偏提榻工挾楮墨以從每遇片石闕文必坐卧其下手剔苔蘚推拓裝

漢援據考證畧仿歐陽公趙明誠洪丞相三家名曰石墨鐫華自謂窮三十年之力多都玄敬楊用修所未見也
郭宗昌字眉伯華州人嗣止園白崖湖上地介二華之間造一舟居之曰齋舫自謂一水盈盈與世都絕淪落崎嶇任心獨往又有別業在鄭南即杜子美西溪與其友王承之東廡高為南坻社著園藏六齋疏二戎記諸書趙忠毅陳徵君序之以為似先秦古策周官考工記遠公宗雷八閔齋文也又著金石華陰王弘撰刻之
開元末于弘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篆文正成乘字解之者曰乘者四十八年因作弘農得寶歌云弘農得寶聊遂改元天寶事載傳信記

陝州北濱黃河與山西平陸縣隔河烟火相望按開天傳信記天寶中開月河得古瓦甃上有平陸二字上異之藏于內庫遂改河北縣為平陸縣

明萬曆二十年鞏縣東路旁聞仙樂細聆之聲出樹中一匠欲窮其怪揮斤斫之樂聲自樹飛去巡按御史姚思仁聞于朝緱山在偃師縣南四十里有昇仙太子祠則天碑尚完好宋謝緯一碑亦存

宣德四年鄭州玄帝廟忽天降銅棺一人爭往試之體皆不宜有辭官鄒宿者挺身入適相合即有銅蓋降自空中覆之音樂競作昇天而去人盡觀焉與王喬事同
天啟七年鄭州書院中開蓮花一枝如品字
國朝順治十三年

十一月望日興國寺殿前夜湧花一枝如佛手高可尺許表裏皆
豎紋潔白似雪次日又湧一花根有二上合為一色紋如前畧似
荷花二十五日又生一花高三尺許大如箕下分上合色紋亦如
前畧似牡丹或曰天花也

宋魯肅簡公宗道以祥符五年令中牟至縣即立漢令魯恭祠勒恭
傳于碑至今尚存

張民表字林宗中年名士戶部尚書五男子也沒于汴梁之水其
門人周侍郎亮工在金陵請趙澄寫真趙與林宗初不相識屢易
稿終不似一夕夢一丈夫古冠服自言是張林宗笑而擊其筆且
起信筆而就見者駭其神肖

河洛會處舊名洛口在鞏縣北今徙汜水縣西南成樂山下名玉

門俗曰滿家溝

唐人記板橋三娘子事甚怪異板橋在令中牟縣東十五里白樂
天詩梁苑城西三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條若為此路今重過十五
年前舊板橋李義山亦有板橋曉別詩皆此地

門人陳戶部子文夔說所見數奇姓真定香山東人吳桂音而最奇

者崇效寺碑陰列名有斬姓又字之奇者安邑山音如妻奇厥

田少司寇濟亭夔說巡撫貴州時有一孝廉黃姓名之驟耳不能

聽以眉聽古謂龍以角聽牛以鼻聽人亦有之

離心自離古階諸心自離中出鼻入亦休之
 田心自離中出鼻入亦休之一筆乘黃批以之總在下論
 崇崇效中耶集似中亦神機入中二音香山
 門入東氏將干文音山東音山東
 平前書林林李蓬山亦神機似似音音此
 天音界或姓西三十里一筆春水惟下新改為北嶺今重臨十五
 惠入音林林之狀中事其到異林林在令中車路東十五里白樂
 門曰白樂林林

分甘餘話卷上。

新城王士禎阮亭著

本朝凡視朝 駕未出則內閣大學士學士翰林起居注官都察
 院左都御史副僉都御史先入候 駕駕出先於 保和殿升座
 內閣都察院起居注官行禮畢先自 御路趨往 太和殿內閣
 立殿門外東西向都察院立殿門外西東向然後 駕至升座諸
 王分東西班魚貫而入敷茵於地而坐起居注班諸王後東向其
 諸王謝恩則拜於臺階之上畢然後尚書以下文武官員謝恩行
 三跪九叩頭禮畢然後外國陪臣行禮亦如之
 汴中梁王吹臺一名繁臺以繁姓家於臺側故名按繁姓蒲禾切
 音婆漢有繁延壽魏有繁欽唐有繁知一臺以姓得名當作蒲禾

切今讀作符艱切非是

盧循盜賊而沙門慧遠與之友善祖約叛逆而少與阮孚齊名王丞相尤愛重之曰昨與祖士少語遂令人忘疲是皆理之不可解者杜子美贈蘇渙詩序云蘇夫侍御渙靜者也渙竟煽動嶺表與哥舒晁作亂亦其類也

大內南書房在乾清門內西廊下內直翰林官居之其出入皆奉旨由某門侍衛某人導引伴送壬戌後特旨內直官許於禁中乘馬至所出入之門故朱簡討彛尊紀恩詩云迴思身賤日足蘭萬山中蓋異數云

康熙四十六年聖駕南巡至蘇州一日垂問故靈壁知縣馬驢所著繹史命大學士張玉書物色原版明年四月令人賫白金

二百兩至本籍鄒平縣購版進入內府人間無從見之矣墨莊漫錄云濟南為郡在歷山之陰水泉清冷凡三十餘所如舜泉瀑流金線真珠孝感玉環之類皆奇李格非文叔作歷下水記叙述甚詳文體有法曾子固詩瀑流作趵突未知孰是按文叔水記宋人稱之者不一而不得與洛陽名園記並傳可恨也吾郡名泉凡七十二此云三十餘者蓋未詳也

黃牡丹今亳州曹縣皆有之荷花則未聞有黃色者墨莊漫錄云京師五岳觀凝祥池有黃蓮花甚奇僅見於此柳耆卿卒於京口王和甫葬之然今儀真西地名仙久掌有柳墓則是葬於真州非潤州也余少在廣陵有詩云江鄉春事最堪憐寒食清明欲禁烟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為弔柳屯田

唐韓翃以春城無處不飛花一詩見知九重召知制誥傳為佳話
世盡知之杜陽雜編又載一事德宗西幸有二馬一號神智聰一
號如意騶貞元三年蜀中進瑞鞭有麟鳳龜龍之形色類琥珀一
日將幸諸苑內廐進瑞鞭上顧近臣曰昔朕西幸有二駿稱二絕
今獲此鞭可稱三絕矣因吟曰鴛鴦赭白齒新齊曉日花間散碧
蹄玉勒乍迴初噴沫金鞭欲下不成嘶亦翹作也知翹詩流聞禁
中者多不獨寒食東風之句而已

道君時以言官建議習詩賦者杖一百有尹天民者為南京教官
至之日悉取史記以下至歐陽史焚講堂下王安石之學術為害
於世道人心如此又按建言者御史李彥章也疏以詩賦為元祐
學術其意在黃秦晁張四學士而並劾及前代陶淵明杜子美李

太白皆賤之尤可笑定什令則何執中也二子可謂失其本心無
恥之尤者矣

唐中宗時羣臣多應制賦詩如崔湜鄭愔宋之問輩皆人頭畜鳴
張柬之等五王皆死此三人之手蓋將以擁戴武三思危唐社稷
與宗楚客厥罪維均乃鷓鴣之音亦溷風雅每觀唐詩至此未嘗
不髮指也

今朝廷凡覃恩有移贈之例謂輟已應得封典而贈本生父母也
唐李德裕任荊南節度使檢校司徒平章事遇覃恩當追贈祖父
乃乞迴贈其兄故楚州刺史工部侍郎德修為禮部尚書此初例
古今未聞

淳熙八年中秋節孝宗詣德壽宮太上留宴香遠堂上東有萬歲

橋以白玉石為之雕闌瑩徹上作四面亭皆用新羅白木與橋一
色大池十餘畝植千葉白蓮御榻屏几酒器皆用水晶獨召小劉
妃吹白玉笙作霓裳中序每觀此一設風景不啻明皇夢游廣寒
也今年中秋陰晦薄暮遂雨終夜淋漓不止煞風景乃爾因錄此
以當夢遊

宋丁謂為福建轉運使始造龍鳳團茶上供不過四十餅天聖中
又造小團其品過於大團神宗時命造密雲龍其品又過於小團
元祐初宣仁皇太后曰指揮建州此後更不許造密雲龍亦不要
團茶揀好茶喫生得甚好意智宣仁改熙寧之政此其小者顧其
言實可為萬世法士大夫家膏梁子弟尤不可不知也謹備錄之
唐張旭以草聖名世畫墁錄云長安府錄廳有唐吏部郎官題名

碑張長史書序楷法整若軍陣云云世言長史書法傳顏魯公觀
此信然

異聞錄言宋太平興國中編次御覽引用書一千六百九十種以
今考之其無傳者十之七八矣姚鉉以祥符四年集唐文粹其序
云今歷代墳籍略無亡逸觀鉉所類文集亦多不存云云當五代
亂離板蕩之後而古書多存歷北宋太平全盛之世而古書反亡
殊不可解豈金源入汴其兵火之厄反甚於五代時與

章丘縣西北有甯戚城春秋齊甯戚采邑今縣有甯氏尚為巨族
余嘗輓從甥甯生一聯云相國悲歌扣牛角仙人暫死食飛魚次
句用列仙傳甯封事皆甯氏也

洪覺範云遠公拒謝康樂入社而與盧循執手言笑謂遠知人則

何暗於循謂不知人則何明於靈運余於此段公案固常疑之然
又念遠開蓮社衆至百數十人何其多耶豈此百數十人者心盡
不雜過康樂乎抑來者不拒乎宜淵明之攢眉而獨拒一康樂何
說耶恨不起遠於地下而問之

余少與考功西樵兄言史事自十七史外如史記外則有蘇氏古
史前後漢書外有荀悅袁宏兩漢紀三國志外有謝陞季漢書晉
書外有崔鴻十六國春秋南北史宋齊梁陳隋諸書外有王通元
經新唐書外有劉昫舊唐書范祖禹唐鑑五代史外有薛居正舊
史及馬令陸游胡恢南唐書宋史外北宋有王偁東都事略曾鞏
隆平集南宋有李心傳三朝野彙編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元史
外有蘇天爵名臣事略凡此諸書皆當兼收並採不可以其不列

學官而偏廢之况亟然其言今五十餘年矣白首汗青徒有愧歎
而西樵下世已三十七年已丑重陽秋霖乍霽偶憶往事援筆記
此

余嘗不解吳俗好尚有三鬪馬弔牌喫河豚魚敬畏五通邪神雖
士大夫不能免近馬弔漸及北方又加以混江遊湖種上諸戲吾
里縉紳子弟多廢學競為之不數年而貨產蕩盡至有父母之殯
在堂而第宅已鬻他姓者終不悔也始作俑者安得尚方斬馬劍
誅之以正人心以維惡俗乎或云宋楊文公大年好葉子戲
東坡志林記杜處士蓄戴嵩畫牛一幅甚寶惜之有牧童見而笑
曰牛鬪力在角尾當搐入兩股間今掉尾而鬪謬矣此與黃筌別
畫鐘馗抉鬼眼精神意思俱在拇指同旨

每見人家子孫留意祖父著述手澤往人不多得陸放翁記張子
功樞密云先人有遺稿滿四篋字畫極難辨惟某識之某若死則
皆不傳豈容不急歸耶此意今人知者蓋鮮矣余所見葉文莊與
中盛遺集寫冊皆手自點竄鈔藏其裔孫文敏訥菴方處文敏
仕為學士侍郎加尚書矣余屢勸刻之竟不果興化李映碧清廷
尉丞好著書常以陸游馬令二家為經別修南唐書而以江表志
鈞磯立談諸書為緯尊李氏為正統其書頗可傳子木菴柎官御
史大夫延余門人嘉定張雲章漢瞻專司讐校之後荏苒數年竟
未剉剝而木菴死矣右皆有賢子孫且官通顯而不及傳先人之
書使流通於後世况其下焉者乎可歎也
老學菴筆記云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蜀多竹炭余詢之門人

鄒李曲江少司馬

先復

云蜀中初無竹炭不知宋時何以有之或

有之而其法不傳耶

陸務觀云吾鄉鏡湖為人侵耕幾盡閬州南池數百頃亦為平陸
古今勝蹟往往陵谷遷移如此吾郡明湖幾分城之半四五十年
前湖面甚濶近為人家佔作藕塘此疆彼界畫為溝塍舟行渠中
了無煙波浩淼之趣幾何不為鏡湖南池之續耶為之一歎
唐僖宗朝南詔請和親遣宗正少卿李龜年充使是又一李龜年
自科場許五經中式而習者益衆數科以來如直隸陝西某某皆
以五經掄元戊子江西解元李紱臨川人五經文二三場皆剗程
文悉博大精深殆有萬夫之稟今官庶常何澹菴世翰林云渠讀
書一覽輒誦不忘也

前輩嘗言諸佛經多出六朝唐人文士之筆初亦疑之然觀唐貞觀中令玄奘法師譯諸經有譯經使十餘人又諳有不穩當處隨即改正則所云多出文士之筆良然

漢中府治月臺東南隅有璞石如鼓而方高二尺六寸圍八尺脰間作四獸面有刮露痕審視之真碧玉也門人陳子文奕益州子後記云制似罍相傳是楚漢間物未詳

秦羅敷上字或作紂李西臺書小詞亦作羅紂懶真子引漢書昌王賀妾名羅紂乃嚴延年女孫然不言敷紂二字何以通用或有博雅者知之俟考

歸田錄言張僕射飲啖過人晏元獻所食至少近人亦有相類者孟澤王文安公鐸在京師諸公欲乞書輒置酒邀之飲無筭爵或

烹雞卵數十盛以巨盞破餽飪蒸餅亦數十枚雜投其中而食之立盡康熙辛未余貳京江相國張公素存玉典會試每五鼓必秉燭起坐夜則和衣而寢食時或切山藥極薄煮熟置盃中不過五七片或炒米少許而已

韓慕廬宗伯葵嗜煙草及酒康熙戊午與余同典順天武闈酒杯煙筒不離於手余戲問曰二者乃公能魚之嗜則知之矣必不得已而去二者何先慕廬俯首思之良久答曰去酒衆為一笑後余考姚旅露書煙草產呂宋本名淡巴菘以告慕廬慕廬時掌翰林院事教習庶吉士乃命其門人輩賦淡巴菘歌
六朝人謂文為筆齊梁間江左有沈詩任筆之語謂沈約之詩任昉之文也然余觀彥昇之詩實勝休文遠甚當時惟玄暉足相匹

敵耳休文不足道也

一鄉先達在明啓禎初不為清議所許常誚子孫勿學為古詩作古詩恐壞人心術或聞之笑曰沈休文始稱四聲想當為君子第一但不知何以處陶淵明

傅彤臣

袁

修軀偉貌鬚眉如戟博學強記冠絕一時常過一友人

家友人有女為狐所祟聞傅至忽語曰傅公正人將來必貴吾去矣果去不復來彤臣卒郊舉鄉試乙未舉會試皆與余同年仕至江西道監察御史

唐三司使不專領財賦鹽鐵之事凡鞠獄以尚書侍郎與御史中丞大理卿為三司使即明代及本朝之三法司也

韓蘄王岳鄂王皆有背危軍范石湖云燕中謂酒餅曰危其大將

酒餅皆令親隨人負之故號背危韓岳取其名以名親軍爾

漢明帝時西域僧迦葉摩騰竺法蘭以白馬馱經至雒陽處之於鴻臚寺故後世僧所居皆曰寺元帝被疾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處之於昆明觀故後世道士所居皆曰觀上見維陽伽藍記及石林燕語下見雲麓漫鈔

本朝侍衛皆於冠上帶孔雀翎以目暈之多寡為品之等級武臣提督及總兵官亦有賜者後文臣督撫亦或蒙賜得之者以為榮袍帽初以紫貂為貴康熙以來尤貴元狐非閣臣不得賜尚書亦有蒙賜者厥名元狐而色實蒼白也

聖駕行圍獵場先遣侍衛看定前一夕書綠頭籤奏明圍中鷹犬各有專官主之犬以朱纓金環飾其項牽者繫之於足獸則出

鈴縱之鷹以繡花錦帽蒙其目擊者挽縮於手見禽乃去帽放之
每合圍麋鹿數百他獸無算 上於園中親射野彘麋鹿矢無虛
發獸逸出園外者久皆得射之鹿尾熊蹯東方佳味官厨以此為
貴

趙承旨家宋繫前後漢書王大司寇弇州得之陸水邨完家前有
松雪小像後錢牧齋大宗伯以千二百金購之新安賈人復售於
四明謝氏自跋云此書去我之日殊難為懷李後主去國聽教坊
雜曲揮淚對宮娥一段淒涼景色約略相似此書後又歸新鄉張
司馬坦公康熙中有人携至京師索價甚高真定梁蒼岩大司馬
酬以五百金不售携去後不歸誰何矣

慧持東林慧遠之弟也遊峨眉山於樹中入定宋時有人見之以
聞於上始言始末問今何往答言欲往陳留又一書云明時復有
人見之陳留亦入定樹中似是傳會以神其事又宋時或漁於潭
得一鷓夷內有一人酣卧初覺問之曰我譚紫霄也宋齊丘竊吾
書沈吾水底漁者欲出之曰此間甚適不須出也此亦似傳會之
說學仙佛者故欲神其事耳

今新進士賜讌謂之瓊林讌瓊林宋京城四御苑之一石林燕語
瓊林苑金明池每二月命士庶縱觀謂之開池歲賜二府從官讌
於此進士聞喜讌亦在焉自明代相沿至今猶唐之題名雁塔也
明世宗時議大禮與宋英宗時濮議事體稍異蓋神宗養英宗於
宮中立為皇子已久名分久定於禮毫無可疑故温公之疏曰今
上為仁宗子而稱濮王為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此萬古不易之

論也世宗未為孝宗之子又承武宗之後故稍有不同張孚敬桂萼因得乘間抵隙逢迎以售其說而躡取大位然楊文忠以下凡得罪者其心不忍負孝宗皆君子也張桂方獻夫霍韜之徒僥倖干進志在逢迎皆小人也曩史館開局時諸人尚有紛紛之論林下退閑偶讀歐陽司馬二公集聊復論之若歐陽公賢者而其議濮事則亦敢於負仁宗者吾終不敢以為是也

忠武侯討魏通鑑以寇書千古公憤故元人楊奐詩曰欲起溫公問書法武侯入寇寇誰家余讀通鑑至後唐莊宗欲討偽梁亦以謀入寇書不禁髮指亦題一詩曰一代清流盡喪亡紇干山雀可憐傷溫公書法憑誰問又說河東欲寇梁

如來會中阿那律多無目而見跋難陀龍無耳而聽旃伽神女非

鼻聞香驕梵鉢提異舌知味舜若多神無身覺觸今吾年逾七十有耳而不能聽有目而不能見是見聞二根先去雖欲讀書娛老而亦不能矣古人云聰明智慧殊不再來為之三歎

世祖皇帝順治中各省布政使內陞有徑陞侍郎者或通政使大理卿宗人府丞康熙中重定品級考布政使外陞巡撫副都御史內陞則太常卿順天府尹間亦遷光祿太僕正卿已丑特命廷臣薦舉翰林藩臬可任京卿者以江西布政使孟世泰為鴻臚寺卿廣西布政使李濤為太常寺少卿江南布政使李法祖為順天府丞承舊制按察使內陞則大理寺少卿左右通政是外之三品陞內之大四品也布政使陞常少鴻臚府丞則以外之二品陞內之小四品也又與常例不同

古德云水鳥樹林皆為說法又云狗子具佛性此非虛語近耳目
聞見如京師某寺之蜘蛛塔安陸之念佛鳥靖州之聽經鶯皆昭
灼在人耳目者新城北郭真武廟老道士趙雲山戒行清苦每誦
經輒有一蛇踰伏其旁久亦馴擾雲山歿蛇亦去不見以是推之
露柱瓦礫皆可知也

康熙丙子余再以祭告使蜀歸次朝天關土人云某寺有一豕每
聞僧徒誦經輒隨其後禮拜誦畢即卧佛座之下性好絮欲溲溺
則出往山間皆有常度過者必往看之今尚在

明大梁周藩有一虎衛宮門長齋不噬雖投以豚蹄亦不食也先
大父尚書公官汴臬時親見之
北齊竇泰母期而不產有媪教之曰渡河湔裙生子必易從之生

泰胡文恭宿詩猶餘仙媪湔裙水幾見星妃度漢塵

紀侯臺在今壽光縣南三十里春秋紀國也耕者常於臺下得一
玉磴宋太平興國中鄭州修東岳廟於地中得玉杵臼皆不知何
所用之

諸說皆言王介甫與宋次道同為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
詩百餘編俾介甫選其佳者介甫使吏鈔錄吏倦於書寫每遇長
篇輒削去今所傳本乃羣牧吏所刪也余觀新刻百家詩選又不
盡然如刪長篇則王建一人入選者凡三卷樂府長篇悉載何未
刊削王右丞韋蘇州十數大家何以絕句亦不存一字余謂介甫
一生好惡拂人之性是選亦然庶幾持平之論爾

順治末社事甚盛京師衣冠人士輻輳之地往來接刺無不稱社

盟者後楊給事自西建雍疏言之部議有禁遂止不行二十年來京師通謁無不用年家眷三字即醫卜星相亦然有無名子戲為口號曰也不論醫官道官也不論兩廣四川但通名一槩年家眷亦可一笑也余所見不隨俗者惟龔尚書芝麓學勞中丞介岩辨二公而已

分甘餘話卷下

新城王士禎阮亭著

益都孫文定公

廷銓

為諸生時異有異徵一日天未明自家赴塾過

大街

西關街名

見一人負簷而立長過於簷無他徑趨避其怪忽直前

掉之文定急奔溪西鳳山玉皇宮怪物亦涉水隨至文定方皇遽無計忽自覺身驟長與之相等乃手搏之怪物錯愕逃去又常讀書家塾有狐夜遺金豆十餘枚後既貴人稱金豆孫家公順治中歷官吏戶兵三部尚書康熙元年拜相

秦淮青溪上有張麗華小祠不知何代所建余賦詩二首紀之以存古蹟云壁月依然瓊樹結玉容猶似憶黃奴過江青蓋無消息寂寞青溪伴小姑臨春樓閣已銷沉遺廟荒涼碧蘚侵惟有青溪

嗚咽水至今猶自怨韓擒唐修隋史謂韓擒虎曰韓擒避廟諱也
蜀劍州西郭有小廟祀鄧艾余賦絕句示州人云申屠曾毀曹瞞
廟常侍還焚董卓祠劍閣至今思伯約蜀巫翻賽棘陽兒明時有
官陰平者立一碑於道左大書曰鄧艾入蜀路見者笑之碎其石
今之立廟得無類是耶

若干二字出古禮鄉射大射數射算云若干純若干奇若如也干
求也言事不定當如此求之又曲禮問天子之年始服衣若干尺
矣漢食貨志顏注云設數之名也亦曰如干又複姓後周有若干
鳳及右將軍若干惠若音人者反釋名云以國為姓右癸辛雜識
所引極詳輒因或問而備錄之

水仙之名甚美馮夷為河伯名曰水仙伯牙從成連之海上作水

仙操西湖有水仙王祠陶峴泛三舟於江湖吳越間號為水仙他
如雄妃湘君之屬皆水仙也乃盜賊如孫恩流毒會稽吳興數郡
及勢窮投海死其黨亦稱為水仙甚可笑也脫清都仙籍果有此
輩正當與趙高李林甫同班爾

坡公作攬雲篇余昔行秦棧中見道左石罅間煙氣如縷頃刻瀾
漫山谷已而兩大至行人衣袖中皆雲也始信囊雲非妄

左良玉自武昌稱兵東下破九江安慶諸屬邑殺掠甚於流賊東
林諸公快其以討馬坑為名而并諱其作賊左幕下有柳敬亭蘇
崑生者一善說評話一善度曲良玉死二人流寓江南一二名卿
遺老左祖良玉者賦詩張之且為作傳余曾蠶柳於金陵試其技
與市井之輩無異而所至逢迎恐後預為設几焚香淪觔片置壺

一杯一匕至徑踞右席說評話才一段而止人亦不復強之也愛
及屋上之烏憎及儲胥意亦愚矣

陳說岩相國廷敬說其鄉有兄弟皆為名卿而其孫愚騃不知書家
以中落至持銀碗乞食於市而不悟銀可易米人家子弟不讀書
者可以為戒因書示子孫輩云

旗下滿洲人准鄉會試自順治壬辰科始康熙中停止數科後復
舊遂行至今然其例先後不同順治中滿人漢人分為二榜壬辰
滿狀元麻勒吉漢狀元鄒忠倚乙未滿狀元圖爾宸漢狀元史大
成康熙庚戌科以後則滿漢人同一榜皆試漢文矣麻官至江南
江西總督刑部侍郎圖官至西巡撫工部侍郎會濟興
春秋郤班食於郤門因為郤按郤今吾邑東時水也水經注時

水自西安城西南分為二枝注別出西流德會水注之郤水即時
水左傳齊晉盟於郤京相璠曰今臨淄唯有澶水西流入泲即濟

地理志曰郤如聲相似澶水即如水蓋以澶與時合得通稱矣漢
功臣表宣曲侯郤為鬼薪郤輕刑也音奈按郤班宋人郤門當是
宋地非郤水矣

唐大曆十才子傳聞不一江鄰幾所志乃盧綸錢起即士元司空
曙李益李端李嘉祐皇甫曾耿漳苗發吉中孚共十一人或又云
有夏侯審按發審詩名不甚著未可與諸子頡頏且皇甫兄弟齊
名不應有曾而無冉又韓翃同時盛名而亦不之及皆不可解
昔人或以堯舜為謚人多疑其說劉原父五十謚法一篇又云神
化無方曰尼耄期稱道曰聃卮言日出曰周然則周公孔子及老

子皆以謚稱手較堯舜之說尤穿鑿而妄矣且歷代以來亦曾有謚堯舜周尼冊者否原父最為博雅此說乃無稽恐誤學者故辯之

廣州府城西長壽菴離六堂側池上有石一株云產七星岩其色黃如蒸栗瑩潤如蜜蠟琥珀稍有皴紋高可三四尺真奇物也從來太湖石以供園林假山之用靈壁石英德石可作研山懸磬端溪石作研材青田石作印章邇來福州壽山石五色具備而堅細瑩潤不減凍石以開採太酷石脉遂竭土人以芙蓉山石亦福州山名代之以誑鬻者然色與質皆劣價亦頓減矣

康熙己未開明史館其後總裁及纂修官遷轉病假不一屢易其人最後乃增孝感相國熊公青嶽賜履未幾熊以老病乞歸允解

閣務令居京師以備顧問久之復求歸田允之遂自進明史若干卷命付內閣叅詳其書熊自撰進即同為總裁數公亦不得而見之也內閣叅詳覆旨云何余甲申冬歸田無從而知矣余嘗謂古今冤獄首漢淮陰次則明傅穎公耳康熙丙子被命祭告西嶽道出井陘有詩云少日紛多慨龍門太史書劫殘秦復趙齒冷耳兼餘詎有無雙士而師李左車到頭鐘室恨功狗竟何如又甲子奉命祭告南海過定遠弔傅公云躍馬千山外呼鷹百戰場平蕪何莽蒼俱上聲雲氣忽飛揚寂寂通侯里沈沈大澤鄉潁川湯沐盡空羨黟頤王蓋陳涉亦產此地故結句云然昔人云秦少恩哉吾於漢明二祖亦云若宋文帝之殺檀道濟北齊高洋之殺斛律光宋高宗之殺岳忠武明世宗之殺夏言曾銑又各有

斷案爰書也

宗室玉池生又號紅蘭主人常刻郊島詩名寒瘦集以天潢之貴而嗜好如此亦奇人也又宗室東臯主人者攻詩最久有東臯集今俱下世矣

唐人拗體律詩有二種其一蒼莽歷落中自成音節如老杜城尖徑仄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諸篇是也其一單句拗第幾字則偶句亦拗第幾字抑揚抗墜讀之如一片宮商如許渾之溪雲初起日沈閣山雨欲來風滿樓趙嘏之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是也

元初西僧發會稽六陵事亘古未聞唐林二義士冬青引諸篇沈痛過於黍離麥秀載於宋遺民錄輟耕錄者與其人俱不朽矣近

偶閱李材解醒語記諸髡發陵所得寶器錄之徽宗陵走花鳥玉

筆箱又銅涼撥繡管高宗陵珍珠戲馬鞍嶺南劉銀進太祖者光宗陵交加

百齒梳香骨案理宗陵伏虎枕七寶和成伏虎之狀穿雲琴金貓睛為徽龍肝石為軫唐宮

故物度宗陵五色藤盤影魚黃瓊扇柄其餘不可盡舉

看煞二字有兩出處世說看煞衛玠東坡歸自海外在毘陵舟中兩岸聚觀者不下千萬人坡笑語座客曰莫看煞軾否余過梁溪詩云買得蜻蛉小如葉推蓬看煞九龍山九龍即惠山也

陳子文奕初丞安邑夢至一山寺殿廡像設極宏麗顧見西北隅

下臨城堞有園圃新作一亭尚未覆瓦傍有人指示曰此君終身歸宿處也後三十年累官知南安府一日遊東山寺殿廡像設宛如夢中所見方心異之忽顧西北林木缺處下有園圃中作一亭

將成尚未覆瓦問之則府署後圃子文重建宋守李彛庚綠陰亭也益異而心惡之歸遂寢疾不起初子文得南安寄余書曰郡圃退食則吟詩作字於此亭將成而發竟未得一日居也

漢梅福傳人有見之會稽者變姓名為吳門市卒或云吳門乃洪州今有鎮名吳門然總非蘇州也

宣室有二殷宣室在朝歌淮南子武王破紂殺之於宣室殷宮名也音如宣帝宣王之宣漢未央前殿有温室宣室音如負暄之暄見集韻名同而音異

律詩貴工於發端承接二句尤貴得勢如懶殘履衡岳之石旋轉而下此非有伯昏無人之氣者不能也如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下即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下

云吳楚東南拆乾坤日夜浮古戍落黃葉浩然離故關下云高風漢陽渡初日郢門山錦瑟怨遙夜遠絃風雨哀下云孤燈聞楚角殘月下章臺此皆轉石萬仞手也

古來改官制官名者有三皆亂朝也一王莽二周天元三武曌莽世盡改郡縣名尤無謂

江神識山谷書扇事世傳以為異又有一事頗類此沈遼睿達存中之姪善書舟過富池吳將軍甘寧廟遇風遙禱於神風止泊岸乃作贊手書之留廟中後為好事者取去郡守夢神告之追獲而還之廟然則興霸亦嗜書也

名勝志太原府城內有巨鐵常露其頂掘之則深入不出曰鐵母今有鑛鐵祠西樵游并州題詩云塊爾留其質蕭然覆古苔氣應

千象緯地已絕塵埃知消藏鋒用無勞大冶開風胡今已遠珍重寶刀材

閩中紙織畫山水花卉翎毛皆工設色亦佳或言近日始初為之余按留青日札嘉靖中沒入嚴嵩家嘗有刺絲衲紗紙織等畫之名則其來久矣

典午人以放誕相尚即女子亦然王渾妻鍾語渾曰使新婦得配叅軍生兒當不啻如此叅軍渾弟倫也然當時京陵東海禮法並稱鍾却殊可笑

唐張繼楓橋夜泊詩前人以夜半鐘聲為疑老學菴筆記引皇甫冉半夜隔山鐘于鄴詩遠鐘來半夜以為唐時僧寺或有半夜鐘不必姑蘇也墨莊云今平江城中自承天寺後改能仁寺半夜鳴鐘諸

寺乃以次而鳴迨今如此蓋自唐而然據此則夜半鐘是姑蘇故事務觀亦未之考也

海鹽胡震亨孝轅輯唐詩統籤自甲迄癸凡千餘卷卷帙浩汗久未版行余僅見其癸籤一部耳康熙四十四年上命購其全書令織造府兼理鹽課通政使曹寅鳩工刻於廣陵胡氏遺書幸不湮沒然版藏內府人間亦無從而見之也

芝有五色然紫多吉祥白多反是先曾祖大司徒公第萬曆中梁上生紫芝其年先祖方伯贈大司寇公登第康熙甲申余所居里第東堂老桐朽竅中忽生芝色白余聞而心惡之是冬罷官歸未幾有兒婦之喪又正樓棟橈傾圮屢死者主婢凡四人始驗其為真不祥云

陸放翁記大名龍興寺佛殿有魏宮玉石彈碁局上有黃初刻字
宣和取入禁中

鄒平縣鄉語諱畢吾邑畢蓋臣字致吾明季名醫也外祖孫氏家
常有危疾或言非畢不可諸舅惡其姓終不肯延致之咸笑其迂
拘然唐杜牧之夢改名畢而卒宋鄒忠公浩夢道君賜筆而亦卒
則古已有此忌矣特以姓為疑則誠迂耳

廣州有妖僧大汕者字石濂自言江南人或云池州或云蘇州亦
不知其果籍何郡其出身甚微賤或云曾為府縣門役性狡黠善
丹青疊山石構精舍皆有巧思剪髮為頭陀自稱覺浪大師衣鉢
弟子游方嶺南居城西長壽菴而日伺候諸當事貴人之門常畫
素女秘戲圖狀以媚諸貴人益暱近之於是無所忌憚官東粵者

落其圈績十人而九余甲子奉使至粵聞而心惡之後聞其私販
往安南致犀象珠玉珊瑚珍寶之屬直且鉅萬連船以歸地方官
亦無誰何之者今河南布政使遷福建巡撫許中丞與為按察使
獨惡之輒逮治詰其前後奸狀押發江南原籍死於道路粵人快
之余不識許中丞即此一事真頽波中砥柱也聞其居官亦甚廉
正觀此事非飲貪泉而不易心者固不能也

宜都內人諫武壘之言曰今之弄臣狎人朝夕進御夫男陽也女
陰也陽尊而陰卑今狎弄日至處大家夫官尊位其勢陰求陽也
陽盛陰微不可久也大家能屏去男妾獨立天下如是過萬歲
男子益削女子益專右一段文字大義而以詼諧出之有古人諷
諫之風東方曼倩不能過也所謂責難於君者與

夏峰孫先生謂滄水老人曰神廟時南臯景逸少墟三先生講學
京師首輔葉臺山為之主此治平之機也而三先生相戒不言朝
政竟無補於治若學為無用之物矣滄水曰三公不言朝政專言
節義異已者鉏不用於是不節不義者忌矣未幾臺山求去諸君
子留之臺山曰內外風波齊起君等不平心而處我在此何幹因
憶趙儕鶴先生為冢宰高陽孫相國曾云朝廷官職天下人皆有
分我輩必不與異已者共之此危道也魏璫之禍遂烈於此右見
遊譜中余謂三先生相戒不言朝政正所以防小人之忌使言朝
政則書院之毀不待逆璫時矣至孫文正公之言即范忠宣公調
傅元祐熙寧之說然君子小人勢不並立小人常密君子常疎小
人得志不盡逐善類不已古今來小人常居必勝之勢漢唐宋以

來已事昭然可為龜鏡也然則即以官職與小人共之彼能終為
忘機之海鷗否乎越絕書云壁忘鼠鼠不忘壁誠哉是言因讀遊
譜有感遂書

小說言明州有人汎海遇風泊一島見宮殿巍煥如王公之居堂
上一老人據榻而坐有烏巾者二三百人侍側問之曰唐相裴休
也北夢瑣言裴相國休師圭峰密禪師自願世世為國王弘護佛
法後于闐王生一子手文有裴休二字聞於中朝然則裴所證仙
耶佛耶抑皆小說傳會耶

唐詩人李頻為建州刺史傳其歿而為神邦人祀之有梨岳集行
於世然北夢瑣言載頻遺棄糟糠別婚士族內行如此何以為神
此與宋劉公漫塘以道學正人而傳為瘟神者同一不經也

唐時有一書生頗通經史而不諳近事乃以駱賓王為諸王封號見因話錄然則杜拾遺伍子胥又何怪耶
唐以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為文昌臺而以御史臺為南臺故今都察院可稱南臺不可稱西臺惟唐人稱李栖筠為李西臺宋人稱李建中為李西臺按建中以分司西京猶近理栖筠官御史大夫而呼西臺則不可解矣余康熙庚午為副都御史常集唐六典諸書作南臺故事一書未幾遷兵部侍郎遂不果成已卯為左都御史欲卒業此書亦因循未果也

吾家虔公誠子書云或身經三公寂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汝年入立境方當從宦兼有望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玉郎時耶余每感其言人

生聰明智慧殊不再來尤難得者上有祖父之教中無世事之擾下無室家之累於斯時也正當努力下帷畢志書史聰明智慧乃不誤用所謂玉郎時詎可多得一旦老大悔無及矣尼父有言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凡吾子姓當深維此訓庶幾青箱家學不墜於地勉旃勉旃寶曆中有王山人者取人本命日五更張燈相人影知休咎又有善灸人影治病者又言相寺觀當陽像可知其貧富

萬楚五日觀伎詩最為惡劣滄溟持格律極嚴而獨取此首殊不可解盧綸大曆十才子之冠冕而其贈駙馬都尉詩云鴛鴦殿裏參皇后龍鳳樓前拜至尊才調集顧取之尤是笑柄

千家注杜如五臣注選瀕溪評杜如郭象注莊此高識定論虞山

皆嘗之余所未解

汪文治洋度以復社姓氏錄見寄見先贈尚書府君名不勝悲感錄

中所載吾邑七人吾家諸伯父居其五內王補之袁則益都人太

僕少卿帶如先生潔之弟而誤入新城者也因憶天啟中宵人造

東林籍貫及點將錄諸書載先伯祖太師霽宇公叔祖考功季木

公姓氏今日觀之何異宣和之黨人碑乎

唐杜牧之張好好詩并序真蹟卷用硬黃紙高一尺一寸五分長

六尺四寸末闕六字與本集不同者二十許字卷首楷書唐杜牧

張好好詩宣和御筆也又御書葫蘆印雙龍小璽宣和連珠印後

有政和長印政和連珠印神品小印內府圖書之印董宗伯跋云

葵川此書深得六朝人氣韻余所見顏柳以後若溫飛卿與牧之

安南雜記

遂寧李仙根子靜著

交趾之地即安南即交州即日南西北自交岡來故曰交趾東北
界廣西東界廣東西界雲南西南界老撾即古哀牢南挿入大海
中通占城秦漢時皆郡縣也黎氏王國在富良江西後三峯山左
安子山右傘圓山挿入雲霄富良江左右纏抱前入大海亦南荒
一都會也所屬有十三道五十二府二百一十九州縣都統莫氏
惟高平一府四州在北隅之東俱無城郭其人披髮以香蠟梳之
故不散跣足足無塵垢以地皆淨沙也男女衣皆大領無分別無
裙褲女有無摺圍裙其王與官或時冠帶鞞鞞然非其好也稱其
貴人曰翁茶翁茶者大官也其牛羊猪燒去毛即割而食之只有

燒酒時刻喫棋柳惟睡夢方停籌耳每用藥物塗其齒黑而有光
見人齒白者反笑之惟王宮用黃瓦官民不敢用瓦以草苫楹棟
以竹房檐高四尺許門高不過三尺俯首折腰乃得出入即王殿
檐高不過丈許其屋外多種刺竹甘蔗椰子諸樹其果四時生長
無定其氣候常煖其土產惟稻無二麥有布最纖輕有蠶桑綿紬
曰交兌素絹如畫絹闊二尺多榕樹柑橘有波羅蜜果如南瓜味
微甜中有子如刀豆子皆可食其象牙香藥綿花胡椒茴香醬醋
等物皆自外來者無桌椅特為使臣造二公座甚高大其宴桌圓
彩金漆高可尺許舷似花辦其文字與中土同另作數十字多加
土傍與使臣往復文書不用也臨賀公館在富良江之東去國二
十里許以竹為牆每天使至一次則加竹一于其風俗嬉蕩無耻

洗浴便溺男女裸體往來坐立不相迴避雖貴家亦然其豪家稍
有狀禡平民則無貴者以網為兜兩人擡之大貴者有轎似車上
轎盤脚坐或用八人四人擡之最可笑者其王傘扇轎夫全體俱
露止用一股青布纏腰從尻下裹勒至臍雖寒天不着寸衣又皆
形狀肥實名曰好漢聞多係殺人援救者其兵止穿大袖青衣一
件或二件天暑即裸并無甲冑其器械尚銃藤牌鎗刀諸物頗精
于飾以之大用殆不足也頗讀書知文字而好怪異無傳授不甚
貫通尚巫鬼不奉二氏之教以能強言者為功故根有四字批評
曰愚曰疑曰詐曰傲愚則不認理疑則不信人言詐則其言不可
信傲則自謂無罪也此四字如銅墻鐵壁穿不可破要在廟堂勝
算各邊臣措置威風有以警之耳

